

舊五代史

一四



舊五代史卷八十六

宋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薛居正等撰

后妃列傳第一

案薛史晉后妃傳永樂大典已佚今取歐陽史晉家人傳與五代會要諸書互

校則事多舛誤如李太后在長興中進封魏國公主清泰二年改封晉國長公主而歐陽史則云清泰二年封魏國長公主少帝冊故妃張氏爲皇后而歐陽史不載其姓氏蓋歐陽史以文章自負祇取薛史原文任意刪削未嘗考其事之本末也今采五代會要通鑑契丹國志文獻通考所載晉后妃事分註互綴以補薛史之闕且以備歐陽史之考証焉

晉書十二

高祖皇后李氏

案五代會要云高祖皇后李氏唐明宗第三女天成三年四月封永寧公主長

興四年九月進封魏國公主清泰二年九月改封晉國長公主至天福六年十一月尊爲皇后七年六月尊爲皇太后開運四年三月與少帝同遷于契丹之黃龍府漢乾祐三年八月二十五日崩于蕃中之建州文獻通

考云天福二年有司請立皇后帝以宗廟未立謙抑未
 遑帝崩出帝卽位乃尊爲皇太后契丹國志載晉出帝
 降表云孫男臣重貴言頃者唐運告終中原失柄數窮
 否極天陷地傾先人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兵連禍結力
 屈勢孤翁皇帝救難摧鋒興利除害躬擐甲冑深入寇
 場犯露蒙霜度雁門之險馳風掣電行中冀之誅黃鉞
 一麾天下大定勢凌宇宙義感神明功成不居遂興晉
 祚則翁皇帝大有造于石氏也旋屬天降鞠凶先君卽
 世臣仰承遺旨得紹前基諒闇之初荒迷失次凡有軍
 國重事皆委將相大臣至于擅繼宗祧旣非稟命輕發
 文字輒敢抗尊自起釁端果貽赫怒禍至神惑運盡天
 亾十萬兵徒望風束手億兆黎庶延頸歸心臣負義包
 羞貪生忍耻自貽顛覆上累祖宗偷度晨昏苟存視息
 翁皇帝若惠顧疇昔稍霽雷霆未賜顯誅不絕先祀則
 百口荷更生之德一門銜罔報之恩雖所願焉非敢望
 也臣與太后妻馮氏于郊野面縛俟命皇太后降表云
 晉室皇太后媳婦李氏妾言張彥澤富珠哩等至伏蒙
 皇帝阿翁降書安撫者妾伏念先皇帝頃在并汾適逢
 屯難危同累卵急若倒懸智勇俱窮朝夕不保皇帝阿
 翁發自冀北親抵河東跋履山川踰越險阻立平巨孽

遂定中原救石氏之覆亡立晉朝之社稷不幸先帝厭
代嗣子承祧不能繼好息民而反虧恩幸義兵戈屢動
駟馬難追戚實自貽咎將誰執今穹蒼震怒中外攜離
上將牽羊六師解甲妾舉宗負釁視景偷生惶惑之中
撫問斯至明宣恩旨曲賜含容慰諭丁寧神爽飛越豈
謂已垂之命忽蒙更生之恩省罪責躬九死未報今遣
孫男延煦延寶奉表請罪陳情以聞又帝記云會同十
一年正月朔出帝太后迎遼帝于封丘門外帝辭不見
館于封禪寺遣其將崔廷勳以兵守之是時雨雪連旬
外無供億上下凍餒太后使人謂僧曰吾嘗于此飯
僧數萬今日豈不相憫耶僧辭以遼帝之意難測不敢
獻食少帝陰祐守者乃稍得食降少帝爲光祿大夫檢
校太尉封負義侯遷于黃龍府卽慕容氏和龍城也帝
使人謂太后曰吾聞爾子重貴不從母教而至于此可
求自便勿與俱行太后答曰重貴事妾謹愼所失者違
先君之志絕兩國之歡然重貴此去幸蒙大惠全身保
家母不隨子欲何所歸乎于是太后與馮后皇弟重睿
子延煦延寶舉族從晉侯而北天祿元年四月帝至遼
陽晉侯白衣紗帽與太后皇后上謁于帳中五月帝上
陘取晉侯所從宦者十五人東西班十五人及皇子延

照等而去八月帝下詔太后自馳至霸州謁帝求于漢
建州城側賜地耕牧以爲生許之帝以太后自行十餘
日遣與延煦俱還遼陽二年徙晉侯太后于建州三年
秋八月晉李太后病無醫藥仰天號泣戟手罵杜重威
李守貞曰吾死不置汝病亟謂晉侯曰吾死
焚其骨送范陽佛寺無使吾爲邊地鬼也
太妃安氏案文獻通考云安太妃代北人不知其世家
二年春二月徙晉侯太后于建州中途安太妃卒遺命
晉侯曰焚骨爲灰南向颺之庶幾遺魂得返中國也
少帝皇后張氏案五代會要云天福八年十月追册考
張知訓傳亦云高祖鎮太原爲少帝娶從訓長女爲妃
是薛史當有張皇后傳歐陽史削而不書殊爲疏矣
皇后馮氏案五代會要云開運三年十月册通鑑云天
后初高帝愛少帝重脣養以爲子及留守鄴都娶副留
守馮潞女爲其婦重脣早卒馮夫人寡居有美色帝見
而悅之高祖崩梓宮在殯帝遂納之羣臣皆賀帝謂馮
道等曰皇太后之命與卿等不任大慶羣臣出帝與夫

人酣飲過梓宮前齧而告曰皇太后之命與先帝不任
大慶左右失笑帝亦自笑謂左右曰我今日作新婿何
如夫人與左右皆大笑太后雖患而無如之何既正位
中宮頗預政事后兄玉時爲禮部郎中鹽鐵判官帝驟
擢用至端明殿學士戶部侍郎與議政事文獻通考云
契丹入京師后隨帝北遷不知所終又案五代會要
載晉內職云高祖穎川郡夫人蔡氏天福三年八月勅
少帝寶省李氏封隴西郡夫人十二月二日勅前左御正齊國
后宮尙宮並天福八年十二月二日勅前左御正齊國
夫人吳氏進封燕國夫人書省魏國夫人崔氏進封梁
國夫人前右御正天水郡夫人趙氏封隴西郡夫人弟司簿
孟氏封汧國夫人前司簿李氏封隴西郡夫人弟司簿
使齊氏大郭氏副使賈氏並封本縣君太子宫尙宮
陳留郡夫人何氏進封鄭國夫人河南郡夫人元氏進
封齊國夫人知客出使夫人石氏封武威郡夫人春宮
姚氏常氏焦氏王氏陶氏魏氏趙氏七人並超封郡夫
人寶省婉美趙氏封天水郡夫人武氏以下十一人並
授春宮天福八年十一月勅清河郡夫人張氏彭城郡
夫人劉氏並充太子宫司寶南陽郡夫人路氏出使夫
人趙氏白氏並充皇后宮司寶開運二年八月勅又

舊五代史卷八十六
按薛史不載外戚傳据五代會要云晉高祖長女長安公主降楊承祚天福二年五月封至六年五月卒追封秦國公主至七年九月又追封梁國長公主從長女高平縣主第二女新平縣主第三女千乘縣主孫女永慶縣主並天福七年五月封今附識于此

舊五代史卷八十六終

舊五代史卷八十六攷證

晉列傳一后妃傳高祖皇后李氏 案五代會要后在
長興中進封魏國公主清泰二年改封晉國長公主
歐陽史作清泰二年封魏國長公主誤

少帝皇后張氏 案是書少帝紀及五代會要俱云天
福八年追冊故妃張氏爲皇后歐陽史闕載

富珠哩舊作傅住兒今改

舊五代史卷八十六攷證

舊五代史卷八十七

宋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薛居正等撰

宗室列傳第二

案晉宗室傳永樂大典
僅存四篇餘多殘闕

晉書十三

廣王敬威字奉信高祖之從父弟也父萬詮贈太尉追
封趙王敬威少善騎射事後唐莊宗以從戰有功累歷
軍職明宗卽位擢爲奉聖指揮使天成應順中凡十改
軍額累官至檢校工部尙書賜忠順保義功臣清泰中
加兵部尙書彰聖都指揮使遙領常州刺史及高祖建
義於太原敬威時在洛下知禍必及召所親謂曰夫人
生而有死理之常也我兄方圖大舉余固不可偷生待

奪取笑一時乃自殺於私邸人甚壯之天福二年冊贈

太傅葬於河南縣六年追封廣王子訓嗣官至左武衛

將軍敬威弟贊

永樂大典卷六
千七百六十

韓王暉字德昭睿祖孝平皇帝之孫高祖之從兄也父
萬友追封秦王暉生而龐厚剛毅雄直有器局行不由
徑臨事多智故高祖於宗族之中獨厚遇之初張敬達
之圍晉陽也高祖署暉爲突騎都將常引所部出敵之
不意深入力戰雖夷傷流血矢鏃貫骨而辭氣益厲高
祖壯之天福二年遙授濠州刺史充皇城都部署四年
加檢校司徒授曹州防禦使加檢校太保其蒞任也廉

愛恤下不營財利不好伎樂部人安之歲餘以疾終於

官歸葬太原八年冊贈太師追封韓王子曦嗣

永樂大典卷六

千七百六十

宋史石曦傳天福中以曦爲右神武將軍

歷漢至周爲右武衛左神武二將軍恭帝卽位初爲

左衛將軍會高麗王昭加恩命曦副

左驍衛將軍戴交充使淳化四年卒

剡王重允

案剡王以下諸王傳永樂大典原闕歐陽史云重允高祖弟也亦不知其爲親疏然高祖

愛之養以爲子故于名加重而下齒諸

子通鑑齊王紀高帝少弟重允早卒

越王重英

案號王傳永樂大典原闕攷五代會要云重英高祖長子天福四年四月追封是書唐紀

清泰三年七月己丑誅

右衛上將軍石重英

楚王重信字守孚高祖第二子後唐明宗之外孫也少

敏悟有智思天成中始受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左散騎

常侍俄加檢校刑部尙書守相州長史未幾遷金紫光祿大夫超拜檢校司徒守左金吾衛大將軍重信歷事唐明宗及閔帝末帝不恃貴戚能克己復禮恂恂如也甚爲時論所稱高祖卽位出鎮孟津到任踰月去民病十餘事朝廷有詔褒之是歲范延光叛命于鄴詔遣前靈武節度使張從賓發河橋屯兵數千人東討延光旣而從賓與延光合謀爲亂遂害重信於理所時年二十遠近聞者爲之歎惜詔贈太尉時執事奏曰兩漢子弟生死無歷三公位者高祖曰此兒爲善被禍予甚愍之自我作古寧有例乎遂行冊命以其年十月葬河南萬

安山天福七年追封沂王少帝嗣位改封楚王妃南陽
白氏昭信軍節度使奉進之女也重信有子二人皆幼
長於公宮及少帝北遷不知其所終

永樂大典卷六
千七百六十

壽王重义字宏理高祖第三子也幼岐嶷好儒書亦通
兵法高祖素所鍾愛及卽位自北京皇城使拜左驍衛
大將軍車駕幸浚郊加檢校司空權東都留守未幾鄴
都范延光叛朝廷遣楊光遠討之詔前靈武節度使洛
都巡檢使張從賓發盟津屯兵赴鄴下會從賓密通延
光與婁繼英等先刼河橋次亂洛邑因害重义於河南
府時年十九從賓敗高祖發哀於便殿輟視朝三日詔

贈太傅是歲冬十月詔遣莊宅使張穎監護喪事葬于

河南府萬安山天福中追封壽王妃李氏汾州刺史玘

女也重又無子妃後落髮爲尼開運中卒于京師永樂大典

卷六千七百六十 案晉宗室

傳原本多闕佚今姑仍原文

夔王重進五代會要重進高祖第五子天福七年四月追封

陳王重杲歐陽史重杲小字馮六未名而卒贈太傅追封陳王賜名重杲

重睿案契丹國志高祖憂悵成疾一旦馮道獨對高祖命幼子重睿出拜之又令宦者抱置道

懷中蓋欲馮道輔立之高祖崩道與侍衛馬步都虞候

景延廣議以國家多難宜立長君乃奉齊王重貴爲嗣

五代會要重睿高祖第七子許州節度使未

封王歐陽史云從出帝北遷不知其所終

延煦五代會要延煦少帝長子遙領陝西節度使通鑑云趙在禮家貴爲諸帥之最帝利其富

爲皇子鎮寧節度使延煦娶其女在禮
自費緡錢十萬縣官之費數倍過之

延寶

五代會要延寶少帝次子遙領魯州節度使
通鑑云延煦及弟延寶皆高祖諸孫帝養以

爲子會要引實錄亦云皆帝之從子養以爲子
歐陽史云延煦等從帝北遷後不知其所終

舊五代史卷八十七終

舊五代史卷八十七攷證

晉列傳二宗室廣王敬威傳敬威弟贊 案歐陽史高祖有兄敬儒弟敬德敬殷是書不爲立傳疑有關文又贊歐陽史作敬贊

韓王暉傳八年冊贈太師 案暉歐陽史作敬暉贈太師歐陽史作贈太傅加贈太師

剡王重允 案歐陽史晉家人傳重允高祖弟也通鑑齊王紀同重允婦馮氏後爲少帝后歐陽史載契丹入京師暴少帝之惡于天下曰納叔母于宮中亂人倫之大典是重允實爲高祖弟也五代會要作高祖

第三子重允天福七年四月追封剡王攷剡王歐陽史作鄭王封爵亦異又案是書唐紀清泰三年誅皇城副使石重裔敬瑭之子也攷會要載高祖諸子無別名重裔者重裔疑卽重允史氏避宋太祖諱故作裔然通鑑高祖紀作敬瑭之子重允齊王紀又作高祖少弟重允早卒似兩紀實有兩人姑存之以備攷

號王重英 案五代會要重英高祖長子通鑑攷異引

廢帝實錄作姪男供奉官重英又廣本英作殷

楚王重信傳高祖第二子 案五代會要作第四子

壽王重义傳高祖第三子 案五代會要作第二子通

鑑攷異作姪男

陳王重杲 案重杲小字馮六歐陽史云高祖少子曰
馮六舊說以重睿爲幼子非也今攷五代會要作高
祖第六子重杲第七子重睿與歐陽史異

補前廣王敬威傳 敬威弟斌 斌字德和爲陝州節度使少帝卽
位加同平章事斌性驕慢每使者
至必問曰小姪安否恣爲暴虐陝人苦之是書少
帝紀開運三年曹州節度使石贊死帝之堂叔也歐
陽史作墮 沙壕溺死

舊五代史卷八十七攷證

舊五代史卷八十八

宋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薛居正等撰

列傳第三

晉書十四

景延廣字航川陝州人也父建累贈太尉延廣少習射以挽強見稱梁開平中邵王朱友誨節制於陝召置麾下友誨坐謀亂延廣竄而獲免後事華州連帥尹皓皓引薦列校隸于汴軍從王彥章拒莊宗於河上及中都之敗彥章見擒而延廣被數創歸于汴唐天成中明宗幸夷門會朱守殷拒命尋平之延廣以軍校連坐將棄市高祖時爲六軍副使掌其事見而惜之乃密遣遁去

尋收爲客將及敬達之圍晉陽高祖付以戎事甚有干城之功高祖卽位授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檢校司徒遙領果州團練使轉檢校太保領夔州節度使四年出鎮滑臺五年加檢校太傅移鎮陝府六年召爲侍衛馬步都虞候移鎮河陽七年轉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檢校太尉其年夏高祖晏駕延廣與宰臣馮道等承顧命以少帝爲嗣旣發喪都人不得偶語百官赴臨未及內門皆令下馬由是有驕暴之失少帝旣嗣位延廣獨以爲己功尋加同平章事彌有矜伐之色朝廷遣使哀告契丹無表致書去臣稱孫契丹怒遣使來讓延廣乃奏令契

丹迴國使喬榮

案歐陽史作喬營遼史同薛史契丹國志先是河陽牙將喬榮從趙延壽入遼

遼帝以爲回國使置邸大梁至是景延廣說帝囚榮于獄凡遼國販易在晉境者皆殺之奪其貨大臣皆言遼國不可負乃釋榮慰賜而歸之

告戎王曰先帝則北朝所立今上則中

國自策爲隣爲孫則可無臣之禮且言晉朝有十萬口橫磨劍翁若要戰則早來他日不禁孫子則取笑天下當成後悔矣由是與契丹立敵干戈日尋初高祖在位時宣借楊光遠騎兵數百延廣請下詔追還光遠由此忿延廣怨朝廷遣使汎海構釁天福八年十二月契丹乃南牧九年正月陷甘陵河北儲蓄悉在其郡少帝大駭親率六師進駐澶淵延廣爲上將凡六師進退皆出

胸臆少帝亦不能制眾咸憚而忌之契丹旣至城下使人宣言曰景延廣喚我來相殺何不急戰一日高行周與蕃軍相遇於近郊以眾寡不敵急請濟師延廣勒兵不出是日行周幸而獲免及契丹退延廣猶閉柵自固士大夫曰昔與契丹絕好言何勇也今契丹至若是氣何憊也時延廣在軍母凶問至自澶淵津北移於津南不信宿而復泄戎事會無戚容下俚之士亦聞而惡之時有太常丞王緒者因使德州迴與延廣有隙因誣奏與楊光遠通謀遣使繫於麾下鍛成其事判官盧億累勸解不從尋有詔棄市時甚冤之少帝還京嘗幸其第

進獻錫賚有加酬酢權寵恩渥爲一朝之冠俄與宰臣
桑維翰不協少帝亦憚其難制遂罷兵權出爲洛都留
守兼侍中由是鬱鬱不得志亦意契丹强盛國家不濟
身將危矣但縱長夜飲無復以夾輔爲意

宋史盧多遜傳父億景德

廣鎮天平表億掌書記留守西洛又爲判官時國用窘
乏取民財以助軍河南府計出二十萬緡延廣欲並緣
以圖羨利增爲三十七萬緡億諫曰公位兼將相既富
且貴今國帑空竭不得已而取貲于民公何忍利之乎
延廣慚

而止開運三年冬契丹渡滹水詔遣屯孟津將戒途

由府署正門而出所乘馬騰立不進幾墜于地乃易乘
而行時以爲不祥之甚及王師降契丹延廣狼狽而還
時契丹主至安陽遣別部隊長率騎士數千與晉兵相

雜趨河橋入洛以取延廣戒曰如延廣奔吳走蜀便當追而致之時延廣顧慮其家未能引決契丹旣奄至乃與從事閻丕輕騎謁契丹主于封丘與丕俱見繫焉

遼史

將軍康祥執景延廣來獻

延廣曰丕臣之從事也以職相隨何罪而

亦爲縲囚契丹釋之因責延廣曰致南北失歡良由爾也乃召喬榮質證前事凡有十焉始榮將入蕃時給延廣云某恐忽忘所達之語請紀於翰墨延廣信之乃命吏備記其事榮亦儉巧善事人者也慮他日見詰則執之以取信因匿其文於衣中至是延廣始以他語抗對榮乃出其文以質之延廣頓爲所屈每服一事則受牙

籌一莖此契丹法也延廣受至八莖但以面伏地契丹
遂咄之命鑲延廣臂將送之北土是日至於陳橋民家
草舍延廣懼燔灼之害至夜分伺守者怠則引手自扼
其吭尋卒焉雖事已窮頓人亦壯之時年五十六東都事畧
契丹犯京師以兵圍延廣家故吏悉避去居潤爲全護
其家時論稱之漢高祖登極詔贈中書令案歐陽史延廣少時
嘗泛洞庭湖中流阻風帆裂桅折眾大恐頃之舟人指

波中曰賢聖來護此必有貴人矣尋獲濟焉竟位至將

相非偶然也

永樂大典卷一萬
八千一百三十一

李彥韜太原人也少事邢州節度使閻寶爲阜隸寶卒

高祖收於帳下及起義以少帝留守北京因留彥韜爲腹心歷客將牙門都校以纖巧故厚承委用及少帝嗣位授蔡州刺史入爲內客省使宣徽南院使未幾遙領壽州節度使充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檢校太保俄改陳州節度使典軍如故每在帝側升除將相但與宦官近臣締結致外情不通陷君於危亾之地嘗謂人曰朝廷設文官將何用也且欲澄汰而除廢之則可知其輔弼之道也及契丹犯闕遷少帝於開封府一日少帝遣人急召彥韜將與計事彥韜辭不赴命少帝怏恨久之其負國辜君也如是旣少帝北遷戎王遣彥韜從行泊至

蕃中隸於國母帳下永康王舉兵攻國母以偉王爲前鋒國母發兵拒之以彥韜爲排陣使彥韜降於偉王偉王置之帳下其後卒於幽州

永樂大典卷一萬三百八十九

張希崇字德峰幽州薊縣人也父行簡假薊州玉田令希崇少通左氏春秋復癖於吟咏天祐中劉守光爲燕帥性慘酷不喜儒士希崇乃擲筆以自效守光納之漸升爲裨將俄而守光敗唐莊宗命周德威鎮其地希崇以舊籍列於麾下尋遣率偏師守平州案巴堅舊作阿保機今正南攻陷其城掠希崇而去案巴堅詢希崇乃知其儒人也因授元帥府判官後遷盧龍行軍司馬繼改蕃漢

都提舉使天成初僞平州節度使盧文進南歸契丹以
希崇繼其任遣腹心總邊騎三百以監之希崇泣事數
歲契丹主漸加寵信一日登郡樓私自計曰昔班仲升
西戍不敢擅還以承詔故也我今入關斷在胃臆何恬
安於不測之地而自滯耶乃召漢人部曲之翹楚者謂
曰我陷身此地飲酪被毛生不見其所親死爲窮荒之
鬼南望山川度日如歲爾輩得無思鄉者乎部曲皆泣
下沾衣且曰明公欲全部曲南去善則善矣如敵衆何
歐陽史作麾下皆言兵多不可俱亡因勸希崇獨去希崇曰俟明日首領至牙帳
則先擒之契丹無統領其黨必散且平州去王帳千餘

里待報至徵兵踰旬方及此則我等已入漢界深矣何
用以眾少爲病眾大喜是日希崇於郡齋之側坎隙地
貯石灰明旦首領與羣從至希崇飲以醇酎數鍾旣醉
悉投於灰穽中斃焉其徒營於北郭遣人攻之皆潰圍
奔去希崇遂以營內生口二萬餘南歸唐明宗嘉之授
汝州防禦使希崇旣之任遣人迎母赴郡母及境希崇
親肩板輿行三十里觀者無不稱歎歷二年遷靈州兩
使留後先是靈州戍兵歲軍糧經五百里有剽掠之患
希崇乃告諭邊土廣務屯田歲餘軍食大濟璽書褒之
因正授旄節清泰中希崇厭其雜俗頻表請觀詔許之

至闕未久朝廷以安邊有聞議內地處之改邠州節度使及高祖入洛與契丹方有要盟慮其爲所取乃復除靈武希崇歎曰我應老於邊城賦分無所逃也因鬱鬱不得志久而成疾卒于任時年五十二希崇自小校累官至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三歷方面封清河郡公食邑二千戶賜清邊奉國忠義功臣亦人生之榮盛者也

案歐陽史作贈太師

希崇素樸厚尤嗜書蒞事之餘手不釋卷

不好酒樂不蓄姬僕祁寒盛暑必儼具衣冠廝養之輩未嘗聞褻慢之言事母至謹每食必侍立俟盥漱畢方退物議高之性雖仁恕或遇姦惡則嫉之若仇在邠州日

有民與郭氏爲義子自孩提以至成子因乖戾不受訓
遣之郭氏夫婦相次俱死郭氏有嫡子已長時郭氏諸
親與義子相約云是親子欲分其財物助而訟之前後
數政不能理遂成疑獄希崇覽見訴判云父在已離母
死不至止稱假子孤二十年撫養之恩倘曰親兒犯三
千條悖逆之罪頗爲傷害名教安敢理認田園其生涯
並付親子所訟人與朋姦者委法官以律定冊聞者服
其明希崇亦善觀象在靈州日見月掩畢口大星經月
復爾乃歎曰畢口大星邊將也月再掩之吾其終歟果
卒於郡子仁謙爲嗣歷引進副使

永樂大典卷六
千三百五十一

王庭胤字紹基其先安人也

案安字上有脫文歐陽史王處直傳作京兆萬年人

疑是長安

祖處存定州節度使父鄴晉州節度使庭胤唐莊

宗之內表也性勇剽狡捷鷹瞬隼視暗鳴眦睚則挺劍而不顧少爲晉陽軍校以攻城野戰爲務暑不息嘉樹之陰寒不處密室之下與軍伍食不異味居不異室故莊宗於親族之中獨加禮遇莊宗明宗朝累歷貝忻密澶隰相六州刺史

案歐陽史不載相州

國初范延光據鄴稱亂高

祖以庭胤累朝宿將詔爲魏府行營中軍使兼貝州防禦使城降賞勞授相州節度尋移鎮定州先是契丹欲以王處直之子威爲定州節度使處直則庭胤之叔祖

也處直爲養子都所篡時威北走契丹契丹納之至是契丹遣使諭高祖云欲使王威襲先人土地如我蕃中之制高祖答以中國將校自刺史團練防禦使序遷方授旄節請遣威至此任用漸令升進乃合中土舊規戎王深怒其見拒使人復報曰爾自諸侯爲天子有何階級耶高祖畏其滋蔓則厚賂力拒其命契丹怒稍息遂連升庭庑俾鎮中山且欲塞其意也少帝嗣位改滄州節度使累官至檢校太尉開運元年秋卒於位年五十四贈中書令有子五人長曰昭敏仕至金吾將軍卒

永樂

大典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一

史匡翰字元輔鴈門人也父建瑋事莊宗爲先鋒將敵人畏之謂之史先鋒累立戰功唐書有傳匡翰起家襲九府都督歷代州遼州副使檢校太子賓客同光初爲嵐憲朔等州都遊奕使改天雄軍牢城都指揮使再加檢校戶部尚書領潯州刺史天成中授天雄軍步軍都指揮使歲餘遷侍衛彰聖馬軍都指揮使高祖有天下也授檢校司空懷州刺史其妻魯國長公主卽高祖之妹也尋轉控鶴都指揮使兼和州刺史駙馬都尉俄授檢校司徒鄭州防禦使未幾遷義成軍節度滑濮等州觀察處置管內河隄等等使丁母憂尋起復本鎮

案陶穀撰

匡翰碑文云圃田待理漢殿掄才功臣旌佐國之名出守奉專城之寄蓋鄭州卽在義成軍管內匡翰雖遷不離本鎮也

匡翰剛毅有謀畧御軍嚴整接下以禮與部曲語

未嘗稱名歷數郡皆有政聲

案陶穀撰碑文云齋壇峻而金鼓嚴麻案宣而油幢

出控梁苑之西郊殷平威望撫國僑之遺俗綽有政聲

尤好春秋左氏傳每視政

之暇延學者講說躬自執卷受業焉時發難問窮於隱

奧流輩或戲爲史三傳旣自端謹不喜人醉幕客有關

徹者狂率酣營一日使酒怒謂匡翰曰明公昔刺覃懷

與徹主客隨至事無不可今領節鉞數不相容且書記

趙礪險詖之人也脅肩諂笑黷貨無厭而明公待之甚

厚徹今請死近聞張彥澤嚮張式未聞史匡翰斬關徹

恐天下談者未有比匡翰不怒引滿自罰而慰勉之其
寬厚如此天福六年白馬河決匡翰祭之見一犬有角
浮於水心甚惡之後數月遘疾而卒于鎮年四十詔贈
太保子彥容歷宮苑使濮單宿三州刺史

永樂大典卷一萬一百八

三十

梁漢鵬太原人也少事後唐武皇初爲軍中小校善騎
射勇於格戰莊宗之破劉仁恭王德明及與梁軍對壘
於德勝皆預其戰累功至龍武指揮使檢校司空梁平
授檢校司徒濮州刺史同光三年魏王繼岌統軍伐蜀
以漢鵬爲魏王中軍馬步都虞候天成初授許州兵馬

留後檢校太保尋爲邠州節度使歲餘加檢校太傅充
威勝軍節度唐鄧等州觀察處置等使在鎮二年移鎮
許州長興四年夏以眼疾授太子少師致仕高祖素與
漢暉有舊及卽位之初漢暉進謁再希任使除左威衛
上將軍天福七年冬以疾卒于洛城年七十餘贈太子

太保

永樂大典卷六
千六百十四

楊思權邠州新平人也梁乾化初爲軍校貞明二年轉
弓箭指揮使檢校左僕射累遷控鶴右第一軍使唐莊
宗平梁補右廂夾馬都指揮使天成初遷右威衛將軍
加檢校司空會秦王從榮鎮太原明宗乃以馮贇爲副

留守以思權爲北京步軍都指揮使以佐佑之從榮幼
驕狠不親公務明宗乃遣紀綱一人素善從榮者與之
遊處俾從容諷導之嘗私謂從榮曰河南相公恭謹好
善親禮端士有老成之風相公處長更宜自勵勿致聲
聞在河南之下從榮不悅因告思權曰朝廷人皆推從
厚共非短我吾將廢棄矣思權曰請相公勿憂萬一有
變但思權在處有兵甲足以濟事乃勸從榮招置部曲
調弓礪矢陰爲之備思權又謂使者曰朝廷教君伴相
公終日言弟賢兄弱何也吾輩苟在豈不能與相公爲
主耶使者懼告馮贇乃密奏之明宗乃詔思權赴京師

以秦王之故亦弗之罪也長興末爲右羽林都指揮使
遣戍興元閔帝嗣位奉詔從張虔釗討鳳翔泊至岐下
思權首倡倒戈以攻虔釗尋領部下軍率先入城謂唐
末帝曰臣旣赤心奉殿下俟京城平定與臣一鎮勿置
在防禦團練使內乃懷中出紙一幅謂末帝曰願殿下
親書臣姓名以志之末帝命筆書可邠寧節度使及卽
位授推誠奉國保乂功臣靜難軍節度邠寧慶衍等州
觀察處置等使檢校太保清泰三年入爲右龍武軍統
軍高祖卽位除左衛上將軍進封開國公天福八年以
疾卒年六十九贈太傅

永樂大典卷
六千五十二

尹暉魏州人也少以勇健事魏帥楊師厚爲軍士唐莊宗入魏擢爲小校從征河上每於馬前步鬪有功莊宗卽位連改諸軍指揮使天成長興中領數郡刺史累遷嚴衛都指揮使唐應順中王師討末帝于岐下暉與楊思權首歸末帝約以鄴都授之末帝卽位高祖入洛嘗遇暉於通衢暉馬上橫鞭以揖高祖高祖忿之後因謁謂末帝曰尹暉常才以歸命稱先陛下欲令出鎮名藩外論皆云不當末帝乃授暉應州節度使高祖卽位改右衛大將軍時范延光據鄴謀叛以暉失意密使人齎蠟彈以榮利啖之暉得延光文字懼而思竄欲沿汴水

奔於淮南高祖聞之尋降詔喚未出王畿爲人所殺子
勳事皇朝累歷軍職遷內外馬步都軍頭見爲郢州防

禦使

永樂大典卷一萬
八千一百三十一

李從璋字子良後唐明宗皇帝之猶子也少善騎射明
宗歷戰河上有平梁之功唐同光末魏之亂軍迎明宗
爲帝從璋時引軍自常山過邢邢人以從璋爲留後踰
月明宗卽位受詔領捧聖左廂都指揮使時天成元年
五月也八月改大內皇城使加檢校司徒彰國軍節度
使賜竭忠建策興復功臣旋以達靺諸部入寇從璋率
麾下出討一鼓而破有詔褒之三年四月移鎮滑臺時

明宗駐蹕於大梁從璋嘗召幕客謀曰車駕省方藩臣咸有進獻吾爲臣爲子安得後焉欲取倉稟羨餘以助其用諸君以爲何如內有賓介白曰聖上寬而難犯行宮在近忽致上達則一幕俱羅其罪從璋怒翌日欲引弓射所言者朝廷知之改授右驍衛上將軍長興元年十月出鎮陝州二年五月遷河中節度使三年就加檢校太傅賜忠勤靜理崇義功臣四年五月制封泮王是歲明宗厭代閔帝嗣位尋受命代潞王於岐下會潞王舉兵入洛事遂寢高祖卽位之元年十二月授威勝軍節度使降封隴西郡公二年九月終於任年五十一鄧

人爲之罷市思遺愛也詔贈太師從瑋性貪黷懼明宗
嚴正自滑帥入居環衛之後以除拜差跌心稍悛悟後
歷數鎮與故時幕客不足者相遇無所憾焉蒲陝之日
政有善譽改賜忠勤靜理之號良有以也及高祖在位
愈畏其法故歿於南陽人甚惜之亦明宗宗室之白眉

也子重俊

永樂大典卷一萬
八千一百二十

重俊唐長興清泰中歷諸衛將軍高祖卽位遙領池州
刺史少帝嗣位授虢州刺史性貪鄙常爲郡人所訟下
御史臺抵贓至重太后以猶子之故救之乃歸罪于判
官高獻止罷其郡未幾復居環列出典商州商民素貧

重俊臨之割剝幾盡復御家不法其奴僕若履湯蹈火忤其意或鞭之或刃之又殺從人孫漢榮掠其妻及受代歸洛漢榮母燕氏獲其子婦以訴於府尹景延廣牙將張守英謂燕曰重俊前朝枝葉今上中表河南尹其何以理不若邀其金帛私自和解策之上也燕從其言授三百緡而止後以青衣趙滿師因不勝楚毒踰垣訴景延廣云重俊與妹私姦及前後不法事延廣奏之詔遣刑部郎中王瑜鞠之盡得其實併以穢跡彰露而賜死於家

永樂大典卷一
萬三百八十九

李從溫字德基代州崞縣人後唐明宗之猶子也明宗

微時從溫執僕御之役後養爲己子及歷諸藩署爲牙
校命典廐庫唐同光中奏授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右散
騎常侍累加檢校司空充北京副留守明宗卽位授安
國節度使檢校司徒長興元年四月入爲右武衛上將
軍是歲復出鎮許田明年移北京留守加太傅四年正
月改天平軍節度使五月制封兗王十一月移鎮定州
兼北面行營副招討使尋又移鎮常山清泰中加同平
章事改鎮彭門高祖卽位之明年就加侍中七年加兼
中書令八年再爲許州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封趙國
公累加食邑一萬戶食實封一千二百戶開運二年改

河陽三城節度使三年二月卒于任年六十三贈太師追封隴西郡王從溫始以明宗本枝歷居藩翰無文武才畧資濟代之用凡臨民以貨利爲急在常山日覩牙署池潭凡十餘頃皆立木爲岸而以修篁環之從溫曰此何用爲悉命伐竹取木鬻於列肆獲其直以實用帑焉高祖卽位從溫時在兗州多創乘輿器服爲宗族切戒從溫弗聽其妻關氏素耿介一日厲聲於牙門云李從溫欲爲亂擅造天子法物從溫敬謝悉命焚之家無敗累關氏之力也後以多蓄駝馬縱牧近郊民有訴其害稼者從溫曰若從爾之意則我產畜何歸乎其昏愚

多此類也高祖性至察知而不問少帝嗣位太后教曰
吾只有此兄慎勿繩之故愈加姑息以致年逾耳順終
于牖下乃天幸也

永樂大典卷一
萬三百八十九

張萬進突厥南鄙人也祖拽斤父臘萬進白皙美髯少
而無賴事唐武皇以騎射著名攻城野戰奮不顧命嘗
與梁軍對陣持銳首短刀躍馬獨進旣兵刃旣利則易
以大鎚左右奮擊出沒進退無敢當者唐莊宗明宗素
憐其雄勇復獎其戰功故累典大郡天成長興中歷威
勝保大兩鎮節制高祖有天下命爲彰義軍節度使所
至不治政由羣下洎至涇原日凶恣彌甚每日於公庭

列大鼎烹肥羜割截方寸以噉賓佐皆流淚不能大嚼
俟其他顧則致袂中又命巨觥行酒訴則辱之乃有持
杯僞飲褰領裓而納之者旣沈湎無節唯婦言是用其
妻與幕吏張光載干預公政納錢數萬補一豪民爲捕
賊將領兵數百人入新平郡境邠帥以其事上奏有詔
詰之光載坐流罪配于登州天福四年三月萬進疾篤
月餘州兵將亂乃詔副使萬庭圭委其符印記室李昇
素憾凌虐知其將亡謂庭圭曰氣息將奄不保晨暮促
移就第豈不宜乎庭圭從之萬進尋卒遂以籃輿祕屍
而出卽馳騎而奏之詔命旣至而後發喪其妻素狠戾

謂長子彥球曰萬庭圭逼迫危病驚擾而死不手戮之
奚爲生也庭圭聞之不敢往弔萬進假殯於精舍之下
至轎車東轅凡數月之間郡民數萬無一饋奠者爲不
善者眾必棄之信矣夫

永樂大典卷六
千三百五十一

史臣曰延廣功扶二帝任掌六師亦可謂晉之勲臣矣
然而昧經國之遠圖肆狂言於強敵卒使邦家蕩覆寓
縣丘墟書所謂唯口起羞者其斯人之謂歟彥韜旣負
且乘任重才微盜斯奪之固其宜矣希崇蔚有雄幹老
於塞垣未盡其才良亦可惜楊尹二將因倒戈而仗鉞
豈義士之所爲其餘蓋以勲以親咸分屏翰唯萬進之

舊五代史卷八十八
醜德又何暇於譏焉

永樂大典卷六
千三百五十一

舊五代史卷八十八終

舊五代史卷八十八攷證

晉列傳三景延廣傳契丹迴國使喬榮 榮歐陽史作
瑩迴國使通鑑作迴圖契丹國志仍從是書作迴國
時延廣顧慮其家未能引決 案宋史晁居潤傳晉室
將亡景延廣委其族自洛赴難與是書異

詔贈中書令 案歐陽史作贈侍中

張希崇傳守光敗唐莊宗命周德威鎮其地希崇以舊
籍列于麾下尋遣率偏師守平州 案歐陽史作劉
守光不喜儒士希崇因事軍中爲偏將將兵守平州
是守光未敗卽守平州非爲德威所遣也與是書異

希崇遂以管內生口二萬餘南歸 案遼史天顯元年
七月盧龍行軍司馬張崇叛奔唐疑希崇在遼祇名
崇歸唐後始加希字也然希崇歸唐在遼太宗時而
遼史繫于太祖紀又希崇本繼盧文勝而遼史書其
降在盧國用歸唐之前年月皆舛誤

及高祖入洛與契丹方有要盟慮爲其所取乃復除靈
武 案通鑑作帝與契丹修好慮其復取靈武

李從璋傳二年五月遷河中節度使三年就加檢校太
傅 案從璋爲河中節度以代安重誨也五代史闕
文從璋見重誨拜于庭下重誨驚曰太傅過禮據此

傳從璋至三年始檢校太傅徙鎮河中時不應先稱
爲太傅

舊五代史卷八十八攷證

舊五代史卷八十九

宋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薛居正等撰

列傳第四

晉書十五

桑維翰字國僑洛陽人也父拱事河南尹張全義爲客將維翰身短面廣殆非常人既壯每對鑑自歎曰七尺

之身安如一尺之面由是慨然有公輔之望

三楚新錄馬希範入

覲塗經淮上時桑維翰旅遊楚泗間知其來遽謁之曰僕聞楚之爲國挾天子而令諸侯其勢不可謂卑也加以利盡南海公室大富足下之來也非傾府庫之半則不足以供芻粟之費今僕貧者敢以萬金爲請惟足下濟之希範輕薄公子覩維翰形短而腰長語魯而且醜不覺絕倒而笑既而與數百縑維翰大怒拂衣而去春渚記聞桑維翰試進士有司嫌其姓黜之或勸勿試維翰持鐵硯示人曰鐵硯穿乃改業著日出扶桑賦以

見性明惠善詞賦

洛陽緇紳舊聞記桑魏公父拱爲河南府客將桑魏公將應舉父乘間告

齊王張全義曰某男粗有文性今被同人相率欲取解

俟王旨齊王曰有男應舉好可令秀才將卷軸來魏公

之父趨下再拜既歸令子侵早投書啟獻文字數軸王

請見魏公父教之趨階王曰不可旣應舉便是貢士可

歸客司謂魏公父曰他道路不同莫管他終以客禮見

王一見奇之禮遇頗厚是年王力言于當時儒臣由是

擢上唐同光中登進士第高祖領河陽辟爲掌書記歷

數鎮皆從及建義太原首豫其謀復遣爲書求援於契

丹果應之俄以趙德鈞發使聘契丹高祖懼其改謀命

維翰詣幕帳述其始終利害之義其約乃定

通鑑趙德鈞以金帛

賂契丹主云若立己爲帝請卽以見兵南平洛陽與契

丹爲兄弟之國仍許石氏常鎮河東契丹主自以深入

敵境晉安未下德鈞兵尙强范延光在其東又恐山北

諸州邀其歸路欲許德鈞之請帝聞之大懼亟使維翰

諸州邀其歸路欲許德鈞之請帝聞之大懼亟使維翰

諸州邀其歸路欲許德鈞之請帝聞之大懼亟使維翰

見契丹主說之曰大國舉義兵以救孤危一戰而唐兵
瓦解退守一柵食盡力窮趙北平父子不忠不信畏大
國之彊且素蓄異志案兵觀變非以死徇國之人何足
可畏而信其誕妄之辭貪毫末之利棄垂成之功乎且
使晉得天下將竭中國之財以奉大國豈此小利之比
乎契丹主曰爾見捕鼠者乎不備之猶或齧傷其手況
大敵乎對曰今大國已扼其喉安能齧人乎契丹主曰
吾非有渝前約也但兵家權謀不得不爾對曰皇帝以
信義救人之急四海之人俱屬耳目奈何二三其命使
大義不終臣竊爲皇帝不取也跪于帳前自旦至暮涕
泣爭之契丹乃從之指帳前石謂德鈞及高祖建號制
使者曰我已許石郎此石爛可改矣

授翰林學士禮部侍郎知樞密院事尋改中書侍郎平
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充樞密院使高祖幸夷門范延光
據鄴叛張從賓復自河洛舉兵向闕人心恟恟時有人
候於維翰者從容談論怡怡如也時皆服其度量及楊

光遠平鄴朝廷慮兵驕難制維翰請速散其眾尋移光遠鎮洛陽光遠由是怏怏上疏論維翰去公徇私除改不當復營邸肆於兩都之下與民爭利高祖方姑息外將事不獲已因授維翰檢校司空兼侍中出爲相州節度使時天福四年七月也先是相州管內所獲盜賊皆籍沒其財產云是河朔舊例及維翰作鎮以律無明文具事以奏之詔曰桑維翰佐命功全臨戎寄重舉一方之往事合四海之通規況賊盜之徒律令具載比爲撫萬姓而安萬國豈忍罪一夫而破一家聞將相之善言成國家之美事旣資王道實契人心今後凡有賊人准

格律定罪不得沒納家貲天下諸州皆准此處分自是
劫賊之家皆免籍沒維翰之力也歲餘移鎮兗州時吐
渾都督白承福爲契丹所迫舉衆內附高祖方通好於
契丹拒而不納鎮州節度使安重榮患契丹之強欲謀
攻襲戎師往返路出於眞定者皆潛害之密與吐渾深
相結至是納焉而致于朝旣而安重榮抗表請討契丹
且言吐渾之請是時安重榮握強兵據重鎮恃其驍勇
有飛揚跋扈之志晉祖覽表猶豫未決維翰知重榮已
畜奸謀且懼朝廷違其意乃密上䟽曰竊以防未萌之
禍亂立不拔之基扁上繫聖謀動符天意非臣淺陋所

可窺圖然臣逢世休明致位通顯無功報國省已愧心
其或事繫安危理關家國苟猶緘默實負君親是以區
區之心不能自己近者相次得進奏院狀報吐渾首領
白承福已下舉眾內附鎮州節度使安重榮上表請討
契丹臣方遙口朝闕未測端倪竊思陛下頃在并汾初
羅屯難師少糧匱援絕計窮勢若綴旒困同懸磬契丹
控弦玉塞躍馬龍城直度陰山徑絕大漠萬里赴難一
戰夷凶救陛下累卵之危成陛下覆盂之業皇朝受命
於此六年彼此通歡亭障無事雖卑辭降節屈萬乘之
尊而庇國息民實數世之利今者安重榮表契丹之罪

方恃勇以請行白承福畏契丹之強將假手以報怨恐
非遠慮有惑聖聽方今契丹未可與爭者有其七焉契
丹數年來最強盛侵伐鄰國吞滅諸蕃救援河東功成
師克山後之名藩大郡盡入封疆中華之精甲利兵悉
歸廬帳卽今土地廣而人民眾戎器備而戰馬多此未
可與爭一也契丹自告捷之後鋒銳氣雄南軍因敗衄
已來心沮膽怯況今秋夏雖稔而帑廩無餘黎庶雖安
而貧敝益甚戈甲雖備而鍛礪未精士馬雖多而訓練
未至此未可與爭者二也契丹與國家恩義非輕信誓
甚篤雖多求取未至侵陵豈可先發釁端自爲戎首縱

使因茲大克則後患仍存其或偶失沈機則追悔何及
兵者凶器也戰者危事也苟議輕舉安得萬全未可與
爭者三也王者用兵觀釁而動是以漢宣帝得志於匈
奴因單于之爭立唐太宗立功于突厥由頡利之不道
方今契丹主抱雄武之量有戰伐之機部族輯睦蕃國
畏伏土地無災孽畜繁庶蕃漢雜用國無釁隙此未可
與爭者四也引弓之民遷徙烏舉行逐水草軍無饋運
居無竈幕住無營柵便苦澀任勞役不畏風霜不顧饑
渴皆華人之所不能此未可與爭者五也戎人皆騎士
利在坦途中國用徒兵喜于隘險趙魏之北燕薊之南

千里之間地平如砥步騎之便較然可知國家若與契丹相持則必屯兵邊上少則懼強敵之衆固須堅壁以自全多則患飛輓之勞必須逐寇而速返我歸而彼至我出而彼迴則禁衛之驍雄疲于奔命鎮定之封境畧無遺民此未可與爭者六也議者以陛下于契丹有所供億謂之耗蠹有所卑遜謂之屈辱微臣所見則曰不然且以漢祖英雄猶輸貨于冒頓神堯武畧尙稱臣于可汗此謂達于權變善于屈伸所損者微所利者大必若因茲交構遂成釁隙自此則歲歲徵發日日轉輸困天下之生靈空國家之府藏此謂耗蠹不亦甚乎兵戈

既起將帥擅權武吏功臣過求姑息邊藩遠郡得以驕
矜外剛內柔上凌下僭此爲屈辱又非多乎此未可與
爭者七也願陛下思社稷之大計采將相之善謀勿聽
樊噲之空言宜納婁敬之逆耳然後訓撫士卒養育黔
黎積穀聚人勸農習戰以俟國有九年之積兵有十倍
之強主無內憂民有餘力便可以觀彼之變待彼之衰
用已之長攻彼之短舉無不克動必成功此計之上者
也惟陛下熟思之又以鄴都襟帶山河表裏形勝原田
沃衍戶賦殷繁乃河朔之名藩實國家之巨屏卽今主
帥赴闕軍府無人臣竊思慢藏誨盜之言恐非勇夫重

閉之意願迴深慮免起姦謀欲希陛下暫整和鑾略謀
巡幸雖櫛風沐雨上勞于聖躬而杜漸防微實資于睿
略省方展義今也其時臣受主恩深憂國情切智小謀
大理淺詞繁俯伏惟懼于僭踰裨補或希于萬一謹冒
死以聞疏奏留中不出高祖召使人于內寢傳密旨于
維翰曰朕比以北面事之煩懣不快今省所奏釋然如
醒朕計已決卿無可憂七年夏高祖駕在鄴都維翰自
鎮來朝改授晉昌軍節度使少帝嗣位徵拜侍中監修
國史頻上言請與契丹和爲上將景延廣所否明年楊
光遠搆契丹有澶淵之役凡制敵下令皆出于延廣維

翰與諸相無所與之及契丹退維翰使親黨受寵于少
帝者密致自薦曰陛下欲制北戎以安天下非維翰不
可少帝乃出延廣守洛以維翰守中書令再爲樞密使
弘文館大學士繼封魏國公事無巨細一以委之數月
之間百度寢理然權位旣重而四方賂遺咸湊其門故
仍歲之間積貨鉅萬由是澆競輩得以興謗未幾內客
省使李彥韜端明殿學士馮玉皆以親舊用事與維翰
不協間言稍入維翰漸見踈忌將加黜退賴宰相劉昫
李崧奏云維翰元勳且無顯過不宜輕有進退少帝乃
止尋以馮玉爲樞密使以分維翰之權後因少帝微有

不豫維翰曾密遣中使達意于太后請爲皇弟重睿擇師傅以教道之少帝以此疑其有他俄而馮玉作相與維翰同在中書會舍人盧價秩滿玉乃下筆除價爲工部侍郎維翰曰詞臣除此官稍慢恐外有所議因不署名屬維翰休暇玉竟除之自此維翰與玉尤不相協俄因少帝以重睿擇師傅言于王玉遂以詞激帝帝尋出維翰爲開封府尹維翰稱足疾罕預朝謁不接賓客是歲秋霖經月不歇一日維翰出府門由西街入內至國子門馬忽驚逸御者不能制維翰落水久而方蘇或言私邸亦多怪異親黨咸憂之及戎王至中渡橋維翰以

國家安危繫在朝夕。迺詣執政異其議。又求見帝。復不得。對維翰退。而謂所親曰。若以社稷之靈。天命未改。非所能知也。若以人事言之。晉氏將不血食矣。開運三年十月十日。王師旣降契丹。十六日。張彥澤以前鋒騎軍陷都城。戎王遣使遺太后書云。可先使桑維翰。景延廣遠來相接。甚是好事。是日凌旦。都下軍亂。宮中火發。維翰時在府署。左右勸使逃避。維翰曰。吾國家大臣。何所逃乎。卽坐以俟命。少帝已受戎王撫慰之命。乃謀自全之計。因思維翰在相時。累貢謀畫。請與契丹和。慮戎王到京窮究其事。則顯彰已過。故欲殺維翰以滅其口。因

令圖之張彥澤旣受少帝密旨復利維翰家財乃稱少
帝命召維翰維翰束帶乘馬行及天街與李崧相遇交
談之次有軍吏于馬前揖維翰赴侍衛司維翰知其不
可顧謂崧曰侍中當國今日國亡翻令維翰死之何也
崧甚有媿色是日彥澤遣兵守之十八日夜爲彥澤所
害時年四十九卽以衣帶加頸報戎王云維翰自經而
死戎王報曰我本無心害維翰維翰不合自到戎王至
闕使人驗其狀令殯于私第厚撫其家所有田園邸第
並令賜之及漢高祖登極詔贈尙書令維翰少時所居
恆有魑魅家人咸畏之維翰往往被竊其衣撮其巾櫛

而未嘗改容當兩朝秉政出上將楊光遠景延廣俱爲洛川守又嘗一制除節將十五人各領軍職無不屈而服之理安陽除民弊二十餘事兗海擒豪賊過千人亦寇恂尹翁歸之流也開運中朝廷以長子坦爲屯田員外郎次子塤爲祕書郎維翰謂同列曰漢代三公之子爲郎廢已久矣近或行之甚誼外議乃抗表固讓不受尋改坦爲大理司直塤爲祕書省正字議者美之初高祖在位時詔廢翰林學士院由是併內外制皆歸閣下命舍人直內廷數年之間尤重其選及維翰再居宥密不信宿奏復置學士院凡署職者皆其親舊時議者以

維翰相業素高公望所屬雖除授或黨亦弗之咎也

永樂

大典卷七千三百三十九

五代史補桑維翰形貌甚

怪往往見之者失次張彥澤素以驍勇稱每謁候雖冬月未嘗不雨汗及中渡變生彥澤引蕃部至欲逞其威乃領眾突入開封府弓矢亂發且問桑維翰安在維翰聞之乃厲聲曰吾爲大臣使國家如此其死宜矣張彥澤安得無禮乃升廳安坐數之曰汝有何功帶使相已臨方面當國家危急不能盡犬馬之力以爲報効一旦背叛助契丹作威爲賊汝心安乎彥澤觀其詞氣慨然股慄不敢仰視退曰吾不知桑維翰何人今日之下威稜猶如此其再可見耶是夜令壯士就府縊殺之當維翰之縊也猶瞋目直視三噓氣每一噓皆有火出其光赫然三噓之外火盡滅就視則奄然矣

趙瑩字元輝華陰人也曾祖溥江陵縣丞祖孺秘書正

字父居晦爲農瑩風儀美秀性復純謹梁龍德中始解褐爲康延孝從事後唐同光中延孝鎮陝州會莊宗伐

蜀命延孝爲騎將將行留瑩修金天神祠功旣集忽夢神召于前亭以優禮謂瑩曰公富有前程所宜自愛因遺一劒一笏覺而駭異明宗卽位以高祖爲陝府兩使留後瑩時在郡以前官謁之一見如舊相識卽奏署管記高祖歷諸鎮皆從之累使闕下官至御史大夫賜金紫高祖再鎮并州位至節度判官高祖建號授瑩翰林學士承旨金紫光祿大夫戶部侍郎知太原府事尋遷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監修國史車駕入洛使持聘謝契丹及遷加光祿大夫兼吏部尙書判戶部初瑩爲從事丁母憂高祖不許歸華下以麤纓隨幕人或短之及入

相以敦讓汲引爲務監修國史日以唐代故事殘缺署能者居職纂補實錄及修正史二百卷行于時瑩首有力焉少帝嗣位拜守中書令明年檢校太尉本官出爲晉昌軍節度使是時天下大蝗境內捕蝗者獲蝗一斗給粟一斗使飢者獲濟遠近嘉之未幾移鎮華州歲餘入爲開封尹開運末馮玉李彥韜用事以桑維翰才望素重而瑩柔而可制因共稱之乃出維翰復瑩相位加弘文館大學士及李崧馮玉議出兵應接趙延壽而以杜重威爲都督部署瑩私謂馮李曰杜中令國之懿親所求未愜心恆怏怏安可更與兵權若有事邊陲只李

守貞將之可也及契丹陷京城契丹主遷少帝于北塞
瑩與馮玉李彥韜俱從契丹永康王代立授瑩太子太
保周廣順初遣尙書左丞田敏報命于契丹遇瑩于幽
州瑩得見華人悲悵不已謂田敏曰老身漂零寄于此
近聞室家喪逝弱子無恙蒙中朝皇帝倍加存恤東京
舊第本屬公家亦聞優恩特給善價老夫至死無以報
効于是南望稽首涕泗橫流先是漢高祖以入蕃將相
第宅徧賜隨駕大臣故以瑩第賜周太祖太祖時爲樞
密副使召瑩子前刑部郎中易則告之曰所賜第除素
屬版籍外如有別契券爲已所置者可歸本直卽以干

餘緡遺易則易則惶恐辭讓周太祖堅與之方受故瑩
言及之未幾瑩卒于幽州時年六十七瑩初被疾遣人
祈告于契丹主願歸骨于南朝使羈魂幸復鄉里契丹
主閔而許之及卒遣其子易從家人數輩護喪而還仍
遣大將送至京師周太祖感歎久之詔贈太傅仍賜其
子絹五百疋以備喪事令歸葬于華陰故里

永樂大典
卷一萬六

千九百
九十一

劉昫字耀遠涿州歸義人也祖乘幽府左司馬父因幽
州巡官昫神彩秀拔文學優贍與兄暉弟皞俱有鄉曲
之譽唐天祐中契丹陷其郡昫被俘至新州逃而獲免

後居上國大寧山與呂夢奇張麟結庵共處以吟誦自娛會定州連帥王處直以其子都爲易州刺史署昫爲軍事衙推及都去任乞假還鄉都招昫至中山會其兄昫自本郡至郡薦于其父尋署爲節度衙推不踰歲命爲觀察推官歷二年都篡父位時都有客和少微素嫉昫搆而殺之昫越境而去寓居浮陽節度使李存審辟爲從事莊宗卽位授太常博士尋擢爲翰林學士繼改膳部員外郎賜緋比部郎中賜紫丁母憂服闋授庫部郎中依舊充職明宗卽位拜中書舍人歷戶部侍郎

案歐

陽史作兵部侍郎

端明殿學士明宗重其風儀愛其溫厚長興

中拜中書侍郎兼刑部尙書平章事時昫入謝遇大祠
明宗不御中興殿閣門白舊禮宰相謝恩須正殿通喚
請候來日樞密使趙廷壽曰命相之制下已數日中謝
無宜後時因卽奏之遂謝于端明殿昫自端明殿學士
拜相而謝于本殿士子榮之清泰初兼判三司加吏部
尙書門下侍郎監修國史時與同列李愚不協至忿爭
時論非之未幾俱罷知政事昫守右僕射以張延朗代
判三司初唐末帝自鳳翔至切于軍用時王玫判三司
詔問錢穀致具奏其數及命賞軍甚愆于素通鑑帝問
王玫以府
庫之實對有數百萬在旣而
閱實金帛不過三萬兩匹
末帝怒用昫代玫昫乃搜

索簿書命判官高延賞計窮詰勾及積年殘租或場務
販負皆虛係帳籍條奏其事請可徵者急督之無以償
官者蠲除之

通鑑清泰二年八月免諸
道逋租三百三十八萬

吏民相與歌詠

唯主典怨沮及罷相之日羣吏相賀昀歸無一人從之
者蓋憎其太察故也天福初張從賓作亂于洛陽害皇
子重乂詔爲東都留守判河南府事尋以本官判鹽鐵
未幾奉使入契丹還遷太子太保兼左僕射封譙國公
俄改太子太傅開運初授司空平章事監修國史復判
三司契丹主至不改其職昀以眼疾乞休致契丹主降
僞命授昀守太保契丹主北去留于東京其年夏以疾

卒年六十漢高祖登極贈太保初昫避難河朔匿于北

山蘭若有賈少瑜者爲僧輟衾袍以溫煖之及昫官達

致少瑜進士及第拜監察御史聞者義之

永樂大典卷九千九十八

馮玉

案以下有闕文歐陽史云字景臣定州人

少帝嗣位納馮后于中宮后

卽玉之妹也玉旣聯戚里恩寵彌厚自知制誥中書舍

人出爲潁州團練使遷端明殿學士戶部侍郎尋加右

僕射軍國大政一以委之

永樂大典卷一萬三百三十案以下有闕文通鑑云玉

每善承迎帝意由是益有寵嘗有疾在家帝謂諸宰相

曰自刺史以上俟馮玉出乃得除其倚任如此玉乘勢

弄權四方賂遺輻輳其門由是朝政日壞張彥澤陷京城軍士爭湊其第家財巨萬一夕罄空翌日玉假蓋而出猶繞指以詔彥澤

且請令引送玉璽于契丹主將利其復用

永樂大典卷一萬三百三

十玉從少帝北遷契丹命爲太子少保至周太祖廣順

二年其子傑自幽州不告父而亡歸玉懼譴責尋以憂

患卒于蕃中

永樂大典卷一萬七千一百九十五 五代史補馮玉嘗爲樞密使有朝使馬承翰

素有口辯一旦持刺來謁玉玉覽刺輒戲曰馬旣有汗宜卸下鞍承翰應聲曰明公姓馮可謂死囚逢獄玉自以失言遽延而謝之

殷鵬字大舉大名人也以雋秀爲鄉曲所稱弱冠擢進

士第唐閔帝之鎮魏州聞其名辟爲從事及卽位命爲

右拾遺歷左補闕考功員外郎充史館修撰遷刑部郎

中鵬姿顏若婦人而性巧媚天福中擢拜中書舍人與

馮玉同職玉本非代言之才所得除目多託鵬爲之玉嘗以姑息字問于人人則以辜負字教之玉乃然之當時以爲笑端鵬之才比玉雖優其纖佞過之後玉出郡借第以處之分祿食之及玉爲樞密使擢爲本院學士每有庶寮秉鄣謁玉故事宰臣以履見之鵬多在玉所見客亦然有丞郎王易簡退而有言鵬銜之及契丹入汴有人獲玉與鵬有籤記字皆朝廷上列有不得志欲左授者則易簡是其首焉玉旣北行鵬亦尋以疾卒

永樂

大典卷二千二百六

史臣曰維翰之輔晉室也聲弼諧之志參締構之功觀

其効忠亦可謂社稷臣矣況和戎之策固非誤計及國
之亡也彼以滅口爲謀此掇歿身之禍則畫策之難也
豈期如是哉是以韓非慨慷而著說難者當爲此也悲
夫趙瑩際會風雲優游藩輔雖易簣于絕域終歸柩于
故園蓋仁信之行通于遐邇故也劉昫有真相之才克
全嘉譽馮玉乘君子之器終歿窮荒其優劣可知矣

永樂

大典卷三
千二百六

舊五代史卷八十九終

舊五代史卷八十九攷證

晉列傳四桑維翰傳維翰使親黨受寵于少帝者密致
自薦曰陛下欲制北方以安天下非維翰不可 案
歐陽史作維翰陰使人說帝與是書同通鑑作或謂
帝曰欲安天下非桑維翰不可與是書異

張彥澤旣受少帝密旨 案通鑑攷異云彥澤旣降契
丹豈肯復受少帝之命當係彥澤自以私怨殺維翰
非受命于少帝也

所有田園邸第竝令賜之 案歐陽史作貲財盡爲彥
澤所掠

趙瑩傳授瑩太子太保 案遼史作太子太傅

劉昫傳歷戶部侍郎 案是書唐明宗紀作兵部侍郎

與此傳異歐陽史從是書本紀

授昫守太保 案歐陽史作罷爲太保

舊五代史卷八十九攷證

舊五代史卷九十

宋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薛居正等撰

列傳第五

晉書十六

趙在禮字幹臣涿州人也曾祖景裕祖士廉皆不仕父元德盧臺軍使在禮始事燕帥劉仁恭爲小校唐光化末仁恭遣其子守文逐浮陽節度使盧彥威據其城升在禮爲軍使以佐守文及守文死事其子延祚爲守光所害守光子繼威復爲部將張萬進所殺在禮遂事萬進萬進奔梁在禮乃與滄州留後毛瑋歸太原同光末爲效節指揮使屯于貝州會軍士皇甫暉等作亂推指

揮使楊晟爲帥

案歐陽史作楊仁晟

晟不從爲眾所殺攜晟首以

脅在禮在禮知其不可拒遂從之以四年二月六日引

眾入鄴在禮自稱留後

宋史張錫傳趙在禮舉兵于鄴潁河諸州多構亂錫權知棣州

事卽出省錢賞軍皆大悅一郡獨全棣人賴之

唐莊宗遣明宗率師討之會城

下軍亂在禮迎明宗入城事具唐書天成元年五月授

滑州節度使檢校太保制下在禮密奏軍情未欲除移

且乞更伺少頃尋就改天雄軍兵馬留後鄴都留守興唐

尹旣而在禮將皇甫暉趙進等相次除郡赴任

歐陽史皇甫暉

傳明宗卽位暉自軍卒擢拜陳州刺史九國志趙進傳天成初除貝州刺史鄴都衙內指揮使

在禮乃

上表乞移旌節十二月授滄州節度使二年七月移鎮

兗州長興元年入爲左驍衛上將軍俄改同州節度使
會高祖受明宗命統大軍伐蜀以在禮充西川行營步
軍都指揮使收劒州而還四年移鎮襄州清泰三年授
宋州節度使加檢校太尉同平章事高祖登極移鎮鄆
州加檢校太師兼侍中封衛國公天福六年七月授許
州節度使八年四月移鎮徐州進封楚國公開運元年
以契丹爲患少帝議北征八月朔降制命一十五將以
在禮爲北面行營馬步都虞候十一月改行營副都統
都虞候如故受詔屯澶州再除兗州節度使依前副都
統三年正月授晉昌軍節度使時少帝爲其子延煦娶

在禮女爲妻禮會之日其儀甚盛京師以爲榮觀五月
進封秦國公累食邑至一萬三千戶實封一千五百戶
在禮歷十餘鎮善治生殖貨積財鉅萬兩京及所蒞藩
鎮皆邸店羅列在宋州日值天下飛蝗爲害在禮使比
戶張幡幟鳴鼙鼓蝗皆越境而去人亦服其智焉凡聚
歛所得唯以奉權豪崇釋氏而已及契丹入汴自鎮赴
闕時契丹首領奚王伊喇舊作拽刺今改正等在洛下在禮望
塵致敬首領等倨受其禮加之凌辱邀索貨財在禮不
勝其憤行至鄭州泊于逆旅聞同州劉繼勳爲契丹所
鏢大驚丁未歲正月二十五日夜以衣帶就馬櫪自絞

而卒年六十六

案歐陽史作六十二

漢高祖卽位贈中書令在禮

見四子雖歷內職皆早卒孫延勳仕皇朝歷岳蜀二州

刺史

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

五代史補趙

在禮之在宋州也所爲不法百姓苦之一旦下制移鎮永興百姓欣然相賀曰此人若去可爲眼中拔丁子何快哉在禮聞之怒欲報拔釘之誇遽上表更求宋州一年時朝廷姑息勳臣詔許之在禮于是命吏籍管內戶口不論主客每歲一千納之于家號曰拔釘錢莫不公行督責有不如約則加之鞭朴

雖租賦之不若也是歲獲錢百萬

馬全節字大雅魏郡元城人也父文操本府軍校官至

檢校尙書左僕射以全節之貴累贈太師全節少從軍

旅同光末爲捉生指揮使趙在禮之據魏州也爲鄴都

馬步軍都指揮使唐明宗卽位授檢校司空歷博單二

州刺史天成三年賜竭忠建策興復功臣移刺郢州長
興初就加檢校司徒在郡有政聲俄授河西節度使時
明宗命高祖伐蜀師次岐山全節赴任及之具軍容謁
于轅門高祖以地理隔越乃奏還焉移沂州刺史清泰
初爲金州防禦使會蜀軍攻其城州兵纔及千人兵馬
都監陳知隱懼託以他事出城領三百人順流而逸賊
旣盛人情憂沮全節悉家財以給士復出奇拒戰以死
繼之賊退朝廷嘉其功詔赴闕將議賞典時劉延朗爲
樞密副使邀其厚賄全節無以賂之謂全節曰絳州闕
人請事行計全節不樂告其同輩由是眾口誼然以爲

不當皇子重美爲河南尹聞而奏焉清泰帝召全節謂
曰滄州乏帥欲命卿制置翼日授橫海軍兩使留後高
祖卽位加檢校太保正授旌節天福五年授檢太傅移
鎮安州時李金全據州叛引淮軍爲援因命全節將兵
討平之以功加檢校太尉改昭義軍節度澤潞遼沁等
州觀察處置等使六年秋移鎮邢州加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安重榮之叛也授鎮州行營副招討兼排陣使與
重榮戰于宗城大敗之鎮州平加開府儀同三司充義
武軍節度易定祁等州觀察處置北平軍等使八年秋
丁母憂尋起復焉屬契丹侵寇加之蝗旱國家有所徵

發全節朝受命而夕行治生餘財必充貢奉開運元年
秋授鄴都留守檢校太師兼侍中廣晉尹幽州道行營
馬步軍都虞侯尋加天雄軍北面行營副招討使陽城
之戰甚有力焉全節始拜鄴都以元城是桑梓之邑具
白襴詣縣庭謁拜縣令沈邁逡巡避之不敢當禮全節
曰父母之鄉自合致敬勿讓之也州里榮之二年授順
國軍節度使未赴鎮卒年五十五贈中書令全節事母
王氏至孝位歷方鎮溫清面告畢盡其敬政事動與幕
客謀議故鮮有敗事鎮中山日杜重威爲恆州奏括境
內民家粟時軍吏引重威例堅請行之全節曰邊民遇

蝗旱而家食方困官司復擾之則不堪其命矣我爲廉
察安忍效尤百姓稱其德先是全節自上黨攜歌妓一
人之中山館於外舍有人以讒言中之全節害之乃詔
除恆陽遇疾數見其妓厭之復來妓曰我已得請要公
俱行全節具告家人數日而卒子令威歷隰陳懷三州
刺史卒

永樂大典卷一萬
八千一百三十

張筠海州人也父傳古世爲郡之大商唐乾符末屬江
淮俶擾遂徙家彭門時彭門連帥時溥爲東南面招討
使據有數郡之地擢筠爲偏將累有軍功奏授宿州刺
史後溥與梁祖不協梁人進攻宿州下之獲筠以歸梁

方圖霸業以筠言貌辯秀命爲四鎮客將久之轉長直

軍使梁革唐命遷右龍武統軍歷客省使宣徽使出爲

復商二州刺史復爲宣徽使梁室割相衛爲昭德軍

案梁

割相澶衛三州爲昭德軍原本作相衛疑有脫誤

命筠爲兩使留後唐莊宗入

魏筠委城南歸授右衛上將軍會雍州康懷英以病告

詔筠往代之比至懷英已卒因除筠爲永平軍節度使

大安尹懷英在長安日家財甚厚筠盡奪之復于大內

掘地繼獲金玉時有涇陽鎮將侯莫威

案歐陽史作侯莫陳威

前

與溫韜同剽唐氏諸陵大貯瓌異之物筠乃殺威而籍

其家遂蓄積巨萬然性好施每出遇貧民于路則給與

口食衣物境內除省賦外未嘗聚斂遂致百姓不撓十年小康秦民懷惠呼爲佛子同光中從郭崇韜爲劔南安撫使蜀平歸洛權領河南尹俄鎮興元所治之地上下安之筠時有疾軍州官吏久不得見副使符彥琳等面請問疾筠又不諾彥琳等疑其已死慮左右有謀遂請權交牌印筠命左右收彥琳下獄以叛聞詔取彥琳等至洛釋而不問因授筠西京留守誘離興元及至長安守兵閉門不內筠東朝于洛詔遣歸第

案歐陽史作以爲左驍衛

上將

筠前爲京兆尹奉詔殺僞蜀主王衍衍之妓樂寶

貨悉私藏于家及罷歸之後第宅宏敞花竹深邃聲樂

飲饍恣其所欲十年之內人謂地仙天福二年上表乞
歸長安俄而洛下張從賓之亂筠獨免其難人咸謂筠
有五福之具美焉是歲卒于家贈太子太師

案歐陽史作贈少師

弟錢

永樂大典卷六千三百五十

錢字慕彭少嗜酒無節爲鄉里所鄙唐天復中兄筠爲
大梁四鎮客將錢自海州省兄兄薦于兗州連帥王瓚
用爲裨校錢性桀黠善事人累遷軍職後唐莊宗都洛
筠鎮長安自衙內指揮使授檢校司空右千年衛將軍
同正領饒州刺史西京管內三白渠營田制置使同光末
筠隨魏王繼岌伐蜀奏錢權知西京留守事蜀平王衍

挈族人入朝至秦川驛莊宗遣中使向延嗣乘驛騎盡
戮王衍之族所有奇貨盡歸于延嗣俄聞莊宗遇內難
繼岌軍次興平錢乃斷咸陽浮橋繼岌浮渡至渭南死
之一行金寶妓樂錢悉獲之俄而明宗使人誅延嗣延
嗣暗遁

九國志明宗卽位忿閭豎輩怙勢擅權先勒使四方及此遁不出者皆擒戮之死者殆盡

衍

之行裝復爲錢有因爲富家積白金萬鎰藏于窟室明
宗卽位錢進王衍犀玉帶各二馬一百五十匹魏王打
毬馬七十匹旋除沂州刺史入爲西衛將軍高祖卽位
之明年加檢校太保出典密州未幾復居環衛時湖南
馬希範與錢有舊奏朝廷請命錢爲使允之錢密賁蜀

之奇貨往售又獲十餘萬緡以歸錢出入以庖者十餘人從行食皆水陸之珍鮮厚自奉養無與爲比少帝嗣位詔遣往西蕃及迴以其馬劣爲有司所糾復當路有不足者遂有詔徵其舊價錢上言請貨故京田業許之因憤惋成病而卒錢始在雍州因春景舒和出遊近郊憩于大塚之上忽有黃雀銜一銅錢置于前而去未幾復于衙院晝卧見二鷺相鬪畢各銜一錢落于錢首前後所獲三錢嘗秘于巾箱識者以爲大富之徵其後家雖厚積性實鄙悋未嘗與士大夫遊處及令市馬利在私門不省咎以輸其直鬱鬱致死愚之甚耶

永樂大典
卷六十三

百五
十

華溫琪字德潤宋州下邑人也祖楚以農爲業父敬思
後以溫琪貴官至檢校尙書溫琪長七尺餘唐廣明中
從黃巢爲紀綱巢陷長安僞署溫琪爲供奉都知巢敗
奔至滑臺以形貌魁岸懼不自容乃投白馬河下流俄
而浮至淺處會行人救免又登桑自經枝折墜地不死
夜至胙縣界有田父見溫琪非常人遂匿于家經歲餘
會梁將朱友裕爲濮州刺史召募勇士溫琪往依之友
裕署爲小校漸升爲馬軍都將從友裕擊秦宗權于曹
南有功奏加檢校太子賓客梁祖擢爲開道指揮使加

檢校工部尙書出屯鄜時會延州胡瑋叛命來寇郡境
溫琪擊退之尋奉詔營長安以功遷絳州刺史歲餘刺
棣州溫琪以州城每年爲河水所壞居人不堪其苦表
請移于便地朝廷許之板築旣畢賜立紀功碑仍加檢
校尙書左僕射繼遷齊州節度使溫琪在平陽日唐莊
宗嘗引兵攻之踰月不下梁人賞之升晉州爲定昌軍
以溫琪爲節度使加檢校太保旣而溫琪臨民失政嘗
掠人之妻爲其夫所訴罷入爲金吾大將軍時梁末帝
方姑息諸侯重難其命改責詞云若便行峻典謂予不
念功勳若全廢舊章謂我不安黎庶爲人君者不亦難

乎溫琪大有愧色俄轉右監門衛上將軍右龍武統軍
會河中朱友謙叛權授溫琪汝州防禦使河中行營排
陣使尋爲耀州觀察留後莊宗入洛溫琪來覲詔改耀
州爲順義軍復以溫琪鎮之加推忠向義功臣同光末
西蜀旣平命溫琪爲秦州節度使明宗卽位因入朝願
留闕明宗嘉而許之除左驍衛上將軍逐月別賜錢粟
以豐其家踰歲明宗謂樞密使安重誨曰溫琪舊人宜
選一重鎮處之重誨奏以天下無闕他日又言之重誨
素強愎對曰臣累奏未有有闕處可替者唯樞密使而
已明宗曰可重誨不能答溫琪聞其事懼爲權臣所怒

幾致成疾由是數月不出俄而拜華州節度使依前光祿大夫檢校太傅進封平原郡開國公累加食邑至三千戶溫琪至任以己俸補葺祠廟廨舍凡千餘間復于郵亭創待客之具華而且固往來稱之清泰中上表乞骸骨歸永城制以太子少保致仕

案歐陽史以太子少保致仕卒贈太子太

傅

天福元年十二月終于家年七十五詔贈太子太保

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

安重阮字晉臣潞州上黨人也少倜儻有詞辯善騎射父文祐爲牙門將唐光啟中潞州軍校劉廣逐節度使高潯據其城僖宗詔文祐平之旣殺劉廣召赴行在授

邛州刺史其後孟方立據邢洛率兵攻之上黨朝廷以
文祐本潞州人也授昭義節度使令討方立自蜀至澤
州與方立戰敗歿于陣昭宗朝宰臣崔魏公以文祐歿
于王事薦崇阮于朝自是累任諸衛將軍梁氏革命以
崇阮明辯遣使吳越迴以所獲橐裝悉充貢奉梁祖嘉
之故每歲乘輅于江浙間及迴貢獻皆如初梁末帝嗣
位授客省使知齊州事時梁軍與莊宗對壘于河上冀
王友謙以河中叛末帝使段凝領軍經畧蒲晉詔崇阮
監軍又知華雍軍府事暮年授青州兵馬留後入爲諸
衛上將軍唐天成中授黔南節度使檢校太保尋移鎮

夔州以蜀寇侵逼棄城歸闕改晉州節度使復爲諸衛上將軍高祖登極之二年詔葬梁末帝以崇阮梁之舊臣令主葬事崇阮盡哀致禮以襄其事時人義之五年以老病請告授右衛上將軍致仕開運元年九月卒于

西京贈太傅

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三百三十一

楊彥詢字成章河中寶鼎人父規累贈少師彥詢年十三事青帥王師範有書萬卷以彥詢聰悟使掌之及長益加親信常委監護郡兵及梁將楊師厚降下青州彥詢隨師範歸命洎師範見殺楊師厚領鄴召置麾下俾掌賓客唐莊宗入魏復事焉同光元年冬從平大梁升

爲引進副使將命西川及淮南稱旨累遷內職明宗時
爲客省使檢校司徒使兩浙迴授德州刺史末帝卽位
改羽林將軍時高祖鎮太原朝廷疑貳以彥詢沈厚擇
充北京副留守

案歐史作太
原節度副使

清泰末以宋審虔爲北京

留守高祖深懷不足以情告彥詢彥詢恐高祖失臣節
乃曰不知太原兵甲芻粟幾何可敵大國否請明公反
覆慮之蓋欲迴其意也高祖曰我不忿小人相代方寸
決矣彥詢知其不可諫遂止左右欲害之高祖曰唯副
使一人我自保明爾勿復言也及卽位授齊州防禦使
檢校太保旋改宣徽使從高祖入洛加左驍衛上將軍

兼職天福二年秋出爲鄧州節度使歲餘入爲宣徽使
四年使于契丹六年春授邢州節度使檢校太傅時鎮
州安重榮有不臣之狀彥詢憂其窺伺會車駕幸鄴表
求入覲高祖慮契丹怒安重榮之殺行人也移兵犯境
復命彥詢使焉仍恐重榮要之由滄州路以入蕃戎王
果怒重榮彥詢具言非高祖本意蓋如人家惡子無如
之何尋聞重榮犯闕乃放還七年春授華州節度使檢
校太尉在任二年屬部內蝗旱道殣相望彥詢以官粟
假貸州民賴之存濟者甚眾開運初以風痺授右金吾
衛上將軍俄卒于官年七十四贈太子太師

永樂大典
卷一萬八

千一百三十

李承約字德儉薊州人也曾祖瓊薊州別駕贈工部尙書祖安仁檀州刺史贈太子太保父君操平州刺史贈太子少師承約性剛健篤實少習武事弱冠爲幽州牙門校遷山後八軍巡檢使屬劉守光囚殺父兄名儒宿將經事父兄者多無辜被戮自以握兵在外心不自安時屬唐武皇召募英豪方開霸業乃以所部二千歸于并州卽補匡霸都指揮使檢校右僕射兼領貝州刺史從破夾寨及與梁人戰于臨清有功再遷洛汾二州莊宗卽位授檢校司空慈州刺史爲治平直移授穎州團

練使天成中以邠州節度使毛瑋將圖不軌乃命爲涇州節度副使且承密旨往偵之旣至以善言論之瑋乃受代明宗賞其能加檢校太保拜黔南節度使數年之間巴邛蠻蜚不敢犯境外勸農桑內興學校凶邪盡去民皆感之故父老數輩重趼詣闕言其政化又聽留周歲徵爲左衛上將軍自左龍武統軍加特進檢校太傅充昭義軍節度使賜推忠奉節翊戴功臣歲餘歸朝復爲左龍武統軍高祖御宇之二年授左驍衛上將軍進封開國公累上表請老尋以病卒時年七十五贈太子

太師

永樂大典卷二
萬四百二十

陸思鐸澶州臨黃人父再端贈光祿卿思鐸有武幹梁太祖領四鎮隸于麾下及卽位授廣武都指揮使歷突陣拱宸軍使積前後戰勲累官至檢校司徒拱宸左廂都指揮使遙領思州刺史初梁軍與莊宗對壘于河上思鐸以善射日預其戰嘗于箭筈之上自鏤其姓名一日射中莊宗之馬鞍莊宗拔箭視之覩思鐸姓名因而記之及莊宗平梁思鐸逐眾來降莊宗出箭以視之思鐸伏地待罪莊宗慰而釋之尋授龍武右廂都指揮使加檢校太保天成中爲深州刺史改雄捷右廂馬軍都指揮使會南伐荆門思鐸亦預其行時高季興以舟兵

拒王師思鐸每發矢中敵則洞胷達掖由是賊鋒稍挫不敢輕進諸軍咸壯之高祖革命拜陳州刺史秩滿歷左神武羽林二統軍出爲蔡州刺史遇代歸朝天福八年以疾卒時年五十四思鐸典陳郡日甚有惠政常戒諸子曰我死則藏骨于宛巨使我棲魂于所治之地及卒乃葬于陳從其志也

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一

安元信朔州馬邑人也少善騎射後唐莊宗爲晉王時元信詣軍門求自效尋隸明宗麾下累從明宗征討有功明宗卽位擢爲捧聖軍使加檢校兵部尙書清泰三年遷雄義都指揮使受詔屯于代州太守張朗遇之甚

厚元信亦以兄事之是歲五月高祖建義于太原俄聞契丹有約赴難元信入說朗曰張敬達雖圍太原而兵尙未合代郡當鴈門之衝敵至其何以禦僕觀石令公

素長者舉必成事若使人道意歸款俟其兩端亦求全之上策也朗不納元信悔以誠言之反相猜忌尋聞安

重榮安審信相次以騎兵赴太原元信遂率部曲以歸

高祖

通鑑元信謀殺朗不克帥其眾奔審信審信遂帥麾下數百騎與元信掠百井奔晉陽

高祖

見之喜謂元信曰爾覩何利害背強歸弱元信曰某非知星識氣唯以人事斷之夫帝王者出語行令示人以信嘗聞主上許令公河東一生今遽改之是自欺也且

令公國之密親親尙不能保肯保天下之心乎以斯而言見其亡也何得爲強也高祖知其誠因開懷納之委以戎事高祖卽位之元年授耀州團練使加檢校太保四年入爲右神武統軍其年八月復出牧洛州少帝嗣位尋遷宿州元年罷任來朝開運初授復州防禦使三年卒于任年六十三贈太傅

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一

張朗徐州蕭縣人父楚贈工部尙書朗年十八善射膂力過人鄉里敬憚之梁祖聞其名就補蕭縣鎮使充吾

縣都

案吾縣二字疑有舛誤

遊奕使時朗年纔二十三歲餘補宣

武軍內衙都將歷洛州步軍曹州開武汴州十內衙鄆

州都指揮使梁末從招討使段凝襲衛州下之遂授衛州刺史事梁僅三年凡有征討無不預之同光三年從

魏王繼岌伐蜀爲先鋒橋道使明宗朝歷興忠登三州

刺史清泰初以契丹犯邊補西北面行營步軍都指揮

使從高祖屯軍于代北俄兼代州刺史又改行營諸軍

馬步都虞候高祖建義于太原遣使以書諭之朗曰爲

人臣而有二心可乎乃斬其使

通鑑帝以晉安已降遣使諭諸州代州刺史張

朗斬其使蓋晉祖初起安元信勸朗歸順不從至是復斬其使也

洎高祖入洛領全師

朝覲授貝州防禦使在任數載天福五年除左羽林統

軍六年授光祿大夫檢校太傅慶州刺史在官二年卒

年七十四

永樂大典卷六
千三百五十

李德琬應州金城人祖晟父宗元皆爲邊將德琬少善騎射事後唐武皇爲偏校及從莊宗戰潞州柏鄉德勝渡繼有軍功累加檢校尙書左僕射遙食郡俸天成中檢校司空領蔚州刺史長興元年授雄武軍節度秦成階觀察處置等使加檢校司徒二年六月移鎮定州充北面副招討使高祖卽位改鎮涇原及受代歸闕會高祖幸鄴授東京留守加同平章事少帝嗣位移廣晉尹加檢校太師開運中再領深州以病卒于鎮德琬幼與明宗俱事武皇故後之諸將多兄事之時謂之李七哥

所治之地雖無殊政然以寬恕及物家無濫積亦武將

之廉者

永樂大典卷二
萬四百二十

田武字德偉大名元城人父簡累贈右僕射武少有拳
勇初事莊宗爲小校歷遷勝節指揮使明宗登極轉帳
前都指揮使領澶州刺史天成二年改左羽林都指揮
使遙領宜州充襄州都巡檢使三年自汴州馬步軍都
指揮使授曹州刺史長興初遷齊州防禦使又移洛州
清泰中歷成隴二州充西南面行軍副部署天福初授
金州防禦使及金州建節鉞武丁母憂乃起復爲節度
使開運元年移鎮滄州兼北面行營右廂都指揮使二

年授寧江軍節度使充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歲內改昭
義軍節度澤潞等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潞州大都督
府長史檢校太傅封鴈門郡開國公未赴任以疾卒武
出身戎行恆鯁正御軍治民咸盡其善及卒朝廷惜之
詔贈太尉輟視朝一日子仁朗

宋史仁朗以父
任西頭供奉官

仁遇並

歷內職

永樂大典卷
四千八百六

李承福字德華漢陽人少寒賤事元行欽掌皂棧之役
後爲高祖家臣高祖登極歷皇城武德宣徽使左千牛
將軍出爲澶州刺史遷齊州防禦使檢校太保承福性
鄙狹無器局好察人微事多所詆訐雖小過不能恕工

商之業興隸之情官吏之幸皆善知之然自在所見無所準的故人多薄之少帝嗣位授同州節度使尋卒于鎮少帝以高祖佐命之臣聞之嘆息賻物加等輟視朝

一日詔贈太傅

永樂大典卷一萬三百八十九

相里金字奉金

案相里金墓碑作字國寶當得其實并歐陽史雜傳多襲薛史原文與碑異

州人也性勇悍果敢能折節下士唐景福初武皇始置五院兵金首預其選從莊宗攻下夾寨得補爲小校後與梁師戰于柏鄉及胡柳陂以功授黃甲指揮使同光中統帳前軍拔中都賜忠勇拱衛功臣檢校刑部尙書二年自羽林都虞候出爲忻州刺史

案歐陽史作沂州

凡部曲

私屬皆不干預民事但優其贍給使分掌家事而已故
郡民安之大有聲績應順元年爲隴州防禦使會唐末
帝起兵于鳳翔傳檄于鄰道諸侯無應者唯金遣判官
薛文遇往來計事末帝深德之及卽位擢爲陝州節度
使加檢校太保清泰三年夏高祖建義于太原唐末帝
發兵來攻以金爲太原四面步軍都指揮使高祖卽位
移鎮晉州及受代歸闕累爲諸衛上將軍加開府儀同
三司官至檢校太尉爵列開國公案碑文云封西河郡
開國侯薛史作開國
公未知孰是歐陽史諸臣
傳官爵多闕畧無可考証勳登上柱國以久居散地優
之故也天福五年夏卒于任贈太師永樂大典卷一萬
三百四十一案

碑文作贈太子太師與傳異考晉高祖紀五年八月相里金卒贈太師其贈與傳同而其卒在八月則傳中夏字疑誤

史臣曰在禮之起甘陵也當鼎革之期會富貴來逼既因人成事亦何足自多及其仗鉞擁旄積財敗德貨之累可不誠乎全節之佐晉氏也平安陸之妖預宗城之戰功旣茂矣貴亦宜然張筠歷事累朝享茲介福蓋近代之幸人也自溫琪而下皆服冕乘軒苴茅燾土垂名汗簡諒亦宜焉

永樂大典卷一
萬三百四十一

舊五代史卷九十終

舊五代史卷九十攷證

年六十六 案歐陽史作六十二

馬全節傳清泰初爲金州防禦使 案歐陽史作明宗

時歷金州防禦使與是書先後互異

州兵纔及千人 案歐陽史作州兵纔數百

張筠傳梁室割相衛爲昭德軍 案梁割相澶衛三州

爲昭德軍原本作相衛疑有脫誤

筠東朝于洛詔遣歸第 案歐陽史作令爲左驍衛上

將軍與是書本紀同

贈太子太師 太師歐陽史作少師

華溫琪傳制以太子少保致仕天福元年十二月終于
家年七十五詔贈太子太保 案歐陽史作以太子
太保致仕卒贈太子太傅

張朗傳充吾縣都遊奕使 案吾縣二字疑有舛誤
相里金傳出爲沂州刺史 案歐陽史作沂州刺史

舊五代史卷九十攷證

舊五代史卷九十一

宋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薛居正等撰

列傳第六

晉書

房知溫字伯玉兗州瑕丘人也少有勇力籍名于水軍

爲赤甲都官健

玉堂閒話知溫少年與外弟徐某爲盜于兗鄆之境

梁將葛從周

鎮其地選賓麾下時部將牛存節屯于鎮好搏博每求
辨采者知溫以善博見推因得侍左右遂熟于存節及
王師範遣劉鄩據兗州梁祖命存節將兵討之知溫夕
縋出奔存節喜而納焉明夜竊良馬一駟復入城鄩乃
擢爲裨將鄩降隸于同州劉知俊知俊補爲克和軍使

知俊奔岐改隸魏州楊師厚以爲馬步軍校漸升至親
隨指揮使繼加檢校司空莊宗入魏賜姓名紹英改天
雄軍馬步都指揮使加檢校司徒澶州刺史行臺右千
牛衛大將軍莊宗平梁歷曹貝州刺史權充東北面蕃
漢馬步都虞候遣戍瓦橋關明宗自鄴入洛知溫與王
晏球首赴焉明宗自總管府署知溫滑州兩使留後天
成元年授兗州節度使明宗卽位詔充北面招討屯于
盧臺軍以盧文進來歸加特進同平章事賞招討之功
也後除烏震爲招討副使代知溫歸鎮知溫怒震遽至
有怨言因縱博誘牙兵殺震于席上會次將安審通保

騎軍隔河按甲不動知溫懼不濟乃束身渡水復結審
通逐其亂軍以奏時朝廷姑息知溫下詔于鄴盡殺軍
士家口老幼凡數萬清漳爲之變色尋詔遣知溫就便
之鎮以安反側俄改徐州節度使加兼侍中會朝廷起
兵伐高季興授荆南招討使知行府事尋丁母憂起復
雲麾將軍墨綬卽戎竟無功而還長興中節制汝陽越
二年除平盧軍節度使累官至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
師兼中書令封東平王食邑五千戶食實封三百戶天
福元年冬十二月辛巳卒于鎮贈太尉歸葬于瑕丘詔
立神道碑知溫性麤獷動罕由禮每迎侍王人不改戎

舊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一百一十五

服寡言笑多縱左右排辱賓僚他日知誤亦無愧色始與唐末帝嘗失意于杯盤間以白刃相恐及末帝卽位

知溫憂甚末帝乃封王爵以寧之也

案歐陽史廢帝起鳳翔愍帝出奔知

溫乘間有窺覷之意司馬李冲請懷表而西以覘之及冲至京師廢帝已入立冲卽奉表稱賀還勸知溫入朝

此事薛史不載

知溫徑赴洛陽申其宿過且感新恩末帝開懷

以厚禮慰而遣之及還郡厚斂不已積貨數百萬治第

于南城出則以妓樂相隨任意所之曾不以政事爲務

有幕客顏衍者正直之士也委曲陳其利病知溫不能

用焉及高祖建義入洛尙不卽進獻耀兵于牙帳之下

衍正色謂曰清泰富有天下多力善戰豈明公之比而

天運有歸坐成灰燼今青州遷延不貢何以求安千百
武夫無足爲恃深爲大王之所憂也知溫遂馳表稱賀
青人乃安未幾以沈湎成疾而卒部曲將吏分其所聚
例爲富室衍又勸其子彥儒進錢十萬貫以助國用朝
廷除彥爲沂州刺史案歐陽史彥儒獻父錢三萬緡絹布三萬疋金百兩銀千兩茶千五百斤絲十萬兩拜沂州刺史不言其謀出于顏衍據宋史顏衍傳知溫諸子不慧衍勸令以家財十萬餘上進晉祖嘉之歸功于衍知溫子彥儒授沂州刺史衍拜殿中侍御史與薛史合蓋薛氏去石晉未遠猶得當時實事
其家幸獲保全皆衍之力也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五代史補
房知溫爲青州節度封東平王所爲不法百姓苦之一
旦有從事張澤者素好嗜鼈忽暴卒但心頭微煖家人
未卽斂經宿而活自云爲泰山所追行未幾過一公宇
門庭甚壯旣見有人衣紫據案而坐自謂之府君叱澤

曰何故食鼈過差耶言訖有執筆挾簿引羣鬼皆怪狀
攜以鼎鑊刀匕之具至擒澤投于沸鼎中移時復用鐵
叉撥出以刀支解去骨肉然後烹飪大抵亦如治鼈之
狀既熟諸鬼分噉凡出自鼎鑊至于支解又至于分啖
其于慘毒苦痛之狀皆名狀之所不及如此者近數十
度府君始恕之且問曰汝受諸苦如何爾其敢再犯乎
答曰不敢于是遣去將行府君又于案上取一物封之
甚固授澤曰爲吾將此物與房知溫復活遽使之事宜休矣
澤領而寘于懷遂覺知溫聞知澤復活遽使人肩舁入
府而問之澤備以所受之苦對仍于懷中探取封物付
溫卽錦被角也知溫大駭曰吾昨覺體寒如中瘧遂擁
被就火忽聞足下無疾而卒遂驚起不虞一角之被爲
火所燒此其是乎遽取被視之不差毫釐知溫顫慄不
知所措謂澤曰足下之過小可耳尙如此老夫不知如
何也自是知溫稍稍近理

王建立遼州榆社人也曾祖秋祖嘉父弁累贈太保建
立少鷙猛無檢明宗領代州刺史擢爲虞候將莊宗鎮

晉陽以諸陵在代郡遣女使饗祭其下有擾于民者建立必捕而笞之莊宗怒令收之爲明宗所護而免由是知名明宗歷遷藩鎮皆署爲牙門都校累奏加檢校司空及明宗爲魏軍所迫時皇后曹氏淑妃王氏在常山使建立殺其監護并部下兵故明宗家屬因而保全及卽位以功授鎮州節度副使加檢校司徒旋爲留後未幾正授節旄繼加檢校太尉同平章事會王都據中山叛密使通弟兄之好通鑑王都陰與謀復河北故事建立陽許而密奏之安重誨素與建立不協知其事奏之明宗慮陷建立尋徵赴闕通鑑建立奏重誨專權求拜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平章入朝面言其狀帝召之

事判鹽鐵使部度支充集賢殿大學士天成四年出爲青州節度使五年移鎮上黨辭不赴任請退居邱園制以太子少保致仕建立自是鬱鬱不得志長興中嘗欲求見中旨不許皆重誨蔽之也清泰初末帝召赴闕授天平軍節度使建立少歷軍校職當捕盜及位居方伯爲政嚴烈閭里有惡跡者必族而誅之其刑失于入者不可勝紀故當時人目之爲王垞疊言殺其人而積其屍也後聞末帝失勢殺副使李彥贇及從事一人報其私怨人甚鄙之高祖卽位再爲青州節度使累加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建立晚年歸心釋氏飯僧營寺戒殺愼

獄民稍安之天福二年封臨淄王明年封東平王五年
入覲高祖曰三紀前老兄宜賜不拜仍許肩輿入朝上
殿則使二宦者掖之論者榮之尋表乞休致高祖不允
乃授潞州節度使割遼沁二州爲上黨屬郡加檢校太
師進封韓王以光其故里至鎮踰月而疾作有大星墜
于府署建立卽召賓介三岳草遺章又謂其子守恩曰
榆社之地桑梓存焉桑以養生梓以送死余生爲壽宮
刻銘石室死當速葬葬必從儉違吾是言非孝也旋以
病篤而卒年七十冊贈尙書令建立先人之墳在于榆
社其岡阜重複松檜藹然占者云後出公侯故建立自

爲墓恐子孫易之也子守恩周書有傳

永樂大典卷六千五百三十

康福蔚州人世爲本州軍校祖嗣蕃漢都知兵馬使累贈太子太師父公政歷職至平塞軍使累贈太傅福便弓馬少事後唐武皇累補軍職充承天軍都監莊宗嗣位嘗謂左右曰我本蕃人以羊馬爲活業彼康福者體貌豐厚宜領財貨可令總轄馬牧由是署爲馬坊使大有蕃息及明宗爲亂兵所迫將離魏縣會福牧小坊馬數千匹於相州乃驅而歸明宗卽位授飛龍使俄轉磁州刺史充襄州兵馬都監尋以江陵叛命朝廷舉兵伐之以福爲荆南行營兵馬都監俄以王師無功而還康福

善諸蕃語明宗視政之暇每召入便殿諮訪時之利病
福卽以蕃語奏之樞密使重誨惡焉常面戒之曰康福
但亂奏事有日斬之福懼會靈武兵馬留後韓滹以人
情不協慮爲所圖上表請帥制加福光祿大夫檢校司
空行涼州刺史充朔方河西等軍節度靈威雄警甘肅
等州觀察處置管內營田押蕃落鹽池權稅等使福之
是拜蓋重誨嫉而出之福泣而辭之明宗宣重誨別與
商議重誨奏曰臣累奉聖旨令與康福一事今福驟升
節鎮更欲何求況已有成命難于移改明宗不得已謂
福曰重誨不肯非朕意也福辭明宗曰朕遣兵援助勿

過憂也因令將軍牛知柔領兵送赴鎮行次青崗峽會大雪令人登山望之見川下煙火吐蕃數千帳在焉寇不之覺因分軍三道以掩之蕃眾大駭棄帳幕而走殺之殆盡獲玉璞羊馬甚多到鎮歲餘西戎皆欵附改賜福耀忠匡定保節功臣累加官爵福鎮靈武凡三歲每歲大稔倉儲盈羨有馬千駟因爲人所譖安重誨奏曰累據使臣所言康福大有寶貨必負朝廷明宗密遣人謂曰朕何負于卿而有異心耶福奏曰臣受國重恩有死無二豈願負于聖人此必讒人之言也因表乞入覲不允及再上章隨而赴闕移授彰義軍節度使又轉邠

州檢校太傅清泰中移鎮秦州加特進開國侯充西面都部署高祖受命就加檢校太尉開國公未幾又加同平章事及移領河中加兼侍中以天和節入覲改賜輸忠守正翊亮功臣加開府儀同三司增食邑至五千戶實封五百戶久之受代歸闕天福七年秋卒于京師年五十八贈太師諡曰武安福無軍功屬明宗龍躍有際會之幸擢自小校暴爲貴人每食非羊之全髀不能飫腹與士大夫交言費無所別在天水日嘗有疾幕客謁問福擁衾而坐客有退者謂同列曰錦衾爛兮福聞之遽召言者怒視曰吾雖生于塞下乃唐人也何得以爲

爛奚因此而出之由是諸客不敢措辭復有末客姓駱
其先與後唐懿祖來自金山府因公讌福謂從事輩曰
駱評事官則卑門族甚高真沙陀也聞者竊笑焉子三
人長曰延沼歷隨澤二州刺史次曰延澤延壽俱歷內
職焉

永樂大典卷一萬
八千一百二十七

安彥威字國俊代州崞縣人少時以軍卒隸唐明宗麾
下彥威善射頗知兵法明宗愛之及領諸鎮節鉞彥威
常爲牙將以謹厚見信明宗入立皇子從榮鎮鄴彥威
爲護聖指揮使以從榮判六軍彥威遷捧聖指揮使領
寧國軍節度使及高祖入立尤倚彥威拜彥威北京留

守加同平章事徙鎮歸德是時河決滑州命彥威塞之
彥威出私錢募民治隄遷西京留守遭歲大饑彥威開
倉廩賑饑民滑人賴之民有犯法皆寬貸之饑民愛之
不忍去旋丁母憂哀毀過制少帝與契丹構釁拜彥威
北面行營副都統彥威悉以家財佐軍後開運中以疾
卒于京師彥威與太妃同宗少帝事以爲舅彥威未嘗
以爲言及卒太妃臨哭人始知其爲國戚當時益重其
人焉

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一百二十七

通鑑彥威

入朝上曰吾所重者信與義昔契丹以義救我我
今以信報之聞其徵求不已公能屈節奏之深稱朕意
對曰陛下以蒼生之故猶卑辭厚幣以事之臣何屈節

之有
上悅

李周字通理邢州內丘人也唐潞州節度使抱真之後曾祖融祖毅父矩皆不仕周年十六爲內丘捕賊將以在使自負時河朔羣盜充斥南北交兵行旅無援者不敢出郡邑有士人盧岳家于太原携妻子囊橐寓于逆旅進退無所保唯與所親相對流涕周憫之請援送以歸行經西山中有賊夜于林麓間俟之射盧岳中其馬周大呼曰爾爲誰耶賊聞其聲相謂曰李君至此矣卽時散走岳全其行裝至于家周將辭去岳謂周曰岳明歷象善知人子有奇表方頤隆準眉目疎朗身長七尺此乃將相之材也河東李氏將有天下子宜事之以求

富貴周辭以母老而歸旣而梁將葛從周拔邢洛唐武
皇麾兵南下築壘于青山口周向背莫決因思盧岳之
言乃投青山寨將張污落武皇賞之補萬勝黃頭軍使
武皇之平雲州莊宗之戰栢鄉周皆有功遷匡霸都指
揮使莊宗入魏率兵屯臨河楊劉所至與士伍同甘苦
周尤善守備一日奔母喪以他將代之旣出則其城將
陷莊宗卽遣追之使墨纓從事會莊宗北征周與寺人
焦彥賓守楊劉城梁將王彥章以數萬眾攻之九國志焦彥賓
傳彥賓字英服滄州清池人少聰敏多智略事武皇尤
所委信及莊宗卽位遷左監門衛將軍充四方館使出
護邢州軍周日夜乘城躬當矢石使人馳告莊宗請百里趨

程以紓其難莊宗曰李周在內朕何憂也遂日行二舍
不廢畋獵旣至士眾絕糧三日矣及攻圍旣解莊宗謂
周曰微卿九拒之勞諸公等爲梁人所虜矣同光中歷
相蔡二州刺史及蜀平授西川節度副使天成二年春
遷遂州兩使留後尋正授節旄未幾受代歸闕三年秋
出爲邠州節度使會慶州刺史竇廷琬據城拒命周奉
詔討平之長興清泰中歷徐安雍汴四鎮所至無苛政
人皆樂之高祖有天下復鎮邠州累官至檢校太師兼
侍中及罷鎮赴闕會少帝幸澶淵以周累朝耆德乃命
爲東京留守車駕還京授開府尹及遘疾夢焚旌旗鎧

甲因自嗟嘆上章請退尋卒于官時七十四詔贈太師

陪葬于明宗徽陵之北

永樂大典卷一萬
八千一百二十七

張從訓字德恭本姑臧人其先廻鶻別派隨沙陀徙居
雲中後從唐武皇家于太原從訓遂爲太原人祖君政
雲州長史識蕃字通佛理父存信河東蕃漢馬步軍都
指揮使武皇賜姓名眷同親嫡前史有傳天福中贈太
師中書令追封趙國公從訓讀儒書精騎射初爲散員
大將天祐中轄沙陁數百人屯壺關十餘歲節度使李
嗣昭委遇之莊宗與梁人相拒于德勝口徵赴軍前補
充先鋒游奕使俄轉雲捷指揮使檢校司空賜名繼鸞

從諸子之行也明宗微時嘗在存信麾下爲都押牙與
從訓有舊及卽位授石州刺史復舊姓名歷憲德二州
刺史高祖之鎮太原也爲少帝娶從訓長女爲妃從訓
清泰初授唐州刺史三年高祖舉義從訓奉唐末帝詔
徵赴行在分領鄉兵次于團栢兵敗宵遁潛身民間高
祖入洛有詔搜訪月餘乃出焉及見戚里之故深加軫
惻尋授絳州刺史檢校太保在任數年天福中卒於官
年五十二少帝以后父之故超贈太尉弟從恩仕皇朝
爲右金吾衛上將軍卒

永樂大典卷五
千三百七十

李繼忠字化遠後唐昭義軍節度使兼中書令嗣昭之

第二子嗣昭唐書有傳繼忠少善騎射從父征討有功
莊宗手制授檢校兵部尙書充感義馬軍指揮使改潞
府司馬加檢校尙書右僕射充安義軍都巡檢使天成
中自北京大內皇城使轉河東行軍司馬入爲右驍衛
將軍未幾授成德軍司馬加檢校司徒高祖卽位二年
三月授沂州刺史加檢校太保尋移棣州刺史繼忠舊
苦風痺皆辭以地遠乃授單州刺史仍加輸忠奉國功
臣三年入爲右神武統軍四年三月出領隰州七年八
月移刺澤州開運元年復入爲右監門大將軍三年秋
積以疾卒于東京年五十一始繼忠母楊氏善治產平

生積財鉅萬及高祖建義于太原楊已終繼忠舉族家
于晉陽時以諸軍方困契丹援兵又至高祖乃使人就
其第疏其複壁取其舊積所獲金銀紬素甚廣至于巾
履瑣屑之物無不取足高祖既濟大事感而奇之故車
駕入洛繼忠雖有舊恙連領大郡皆楊氏之力也

永樂大典

卷一萬三
百八十九

李頃陳州項城人卽河陽節度使兼侍中罕之子也罕
之梁書有傳唐光啟中罕之與河南張全義爲仇交相
攻擊罕之兵敗北投太原武皇以澤州處之罕之將赴
任留頃爲質焉時莊宗未弱冠因與頃游處甚相昵狎

光啟初罕之自澤州襲據潞州送款于梁武皇以頃父
叛將殺之莊宗密與駿騎使逃出境頃遂奔河南梁祖
以其父子歸已委遇甚厚天復中梁祖自鳳翔送唐昭
宗歸長安留軍萬人命姪友倫與頃總之以宿衛爲名
及梁祖逼禪屢掌禁兵倚爲肘腋庶人友珪立授頃檢
校尙書右僕射右羽林統軍梁末帝之誅友珪頃預其
謀尋歷隨州刺史復爲右羽林統軍同光初莊宗入汴
召頃見之莊宗忻然授衛州刺史加光祿大夫檢校太
保明宗朝授衍州刺史長興中檢校太傅右神武統軍
高祖卽位之二年加特進檢校太尉右領軍衛上將軍

三年進封開國伯五年遷左領軍衛上將軍尋以病卒
年七十制贈太師頃性溫雅不暴虐凡刺郡統眾頗有
畏愛及卒人甚惜之子彥弼在太原日因頃走歸梁朝
武皇怒下蠶室加熏腐之刑後籍于內侍省卒焉

永樂大典

卷一萬八千
一百三十一

周光輔太原人後唐蕃漢馬步總管幽州節度使德威
之長子也德威有傳在唐書光輔年甫十歲補幽州中
軍兵馬便有成人之志德威以牙軍委之麾下咸取決
焉及長體貌魁偉練于戎事父卒授嵐州刺史從莊宗
平梁遷檢校尙書左僕射汝州防禦使仍賜協謀定亂

功臣天成初移汾州四年入爲右監門衛大將軍長興
清泰中歷陳懷磁三郡繼加檢校司徒高祖卽位授蔡
州刺史歲餘卒于郡時年三十五贈太保光輔以功臣
子歷數郡皆無濫政竟善終于官雖享年不永亦可嘉
也光輔有弟數人光貞歷義乾二州刺史入爲諸衛將
軍光遜繼爲蔡州刺史光贊任青州行軍司馬及楊光
遠叛滅貶商州司馬會赦徵還尋卒于家
永樂大典卷
五千四百一
符彥饒唐莊宗朝蕃漢總管存審之第二子也存審唐
書有傳彥饒少驍勇能騎射唐天佑十五年冬莊宗與
梁大戰于胡柳陂彥饒與弟彥圖俱從其父血戰有功

莊宗壯之因用爲騎將同光中以功授曹州刺史明宗卽位改刺沂州天成中屯守梁園會起軍北戍塞下時有偏校以宣武乏帥廸彥饒爲之彥饒給許其請明日殺爲惡者奏之時人嘉其方略長興中爲金州防禦使爲政甚有民譽其後累遷節鎮天福初爲滑州節度使累官至檢校太傅二年七月范延光據鄴都叛朝廷遣侍衛馬軍都指揮使白奉進率騎軍三千屯于州之開元寺一日彥饒與奉進因事忿爭于牙署事具奉進傳中是時奉進厲聲曰爾莫是與范延光同反耶拂衣而起彥饒不留帳下介士大譟擒奉進殺之奉進從騎散

走傳呼于外時步軍都校馬萬次校盧順密聞奉進被害卽率其部眾攻滑之子城執彥饒以出遣裨校方太拘送闕下行及赤岡南高祖遣中使害于路左

永樂大典卷一

萬八千一百三十二

羅周敬字尙素鄴王紹威之第三子也紹威梁書有傳周敬幼聰敏八歲學爲詩往往傳于人口起家授檢校尙書禮部員外郎梁乾化中以兄周翰節制滑臺卒于官乃以周敬繼之命爲兩使留後尋正授旄鉞時年十歲未幾改授許州節度繼加檢校尙書左僕射踰三年徵授秘書監檢校司空駙馬都尉尙梁普安公主旋移

光祿卿莊宗卽位歷左右金吾大將軍初唐天佑中紹
威嘗建第于洛陽福善里及莊宗入洛以梁租庸使趙
巖宅賜明宗同光中明宗在洛以趨內稍遠乃召周敬
議易其第周敬諾之後明宗卽位一日夢中見一人儀
形瓌秀若素識者夢中問曰此得非前宅主羅氏子及
寤訪其子孫左右對曰周敬見列朝廷召至果符夢中
所見明宗謂侍臣曰朕不欲使大勳之後久無土地因
授同州節度使加檢校太保長興中入爲左監門衛上
將軍四遷諸衛上將軍天福二年卒時年三十二贈太

傅

永樂大典卷五
千六百七十八

鄭琮太原人也始事唐武皇爲五院軍小校屢有軍功
莊宗在河上爲馬步都虞候戎伍之事一覩不忘凡所
詰問應答如流故所在知名唐同光末從明宗伐魏州
時軍情有變明宗退守魏縣未知趨向安重誨將徵兵
于四方琮在帳前歷數諸道屯軍及主將姓名附口傳
檄相次而至明宗卽位嘉其功授防州刺史秩滿父老
請留三年八月授左羽林統軍唐長興二年二月出刺
武州高祖卽位復居環衛久之以俸薄家貧鬱鬱不得
志天福中以疾終于官贈司徒

永樂大典卷一萬
八千八百八十一

舊五代史卷九十一終

舊五代史卷九十一攷證

晉列傳六房知溫傳及末帝卽位知溫憂甚 案歐陽
史作愍帝出奔知溫乘間有窺覲之意與是書微異
王建立傳以太子少保致仕 案通鑑作以太傅致仕
歐陽史從是書

康福傳靈武兵馬畱後韓潯 韓潯通鑑歐陽史俱作
韓洙弟澄

福鎮靈武凡三歲每歲大稔倉儲盈羨有馬千駟因爲
人所譖安重誨曰累據使臣所言康福大有寶貨必
負朝廷 案靈武受代康福領節度在天成四年次

年爲長興元年安重誨討蜀二年賜死是康福之任
靈武甫匝歲而重誨已去朝再期而賜死矣此傳云
福鎮靈武凡三歲每歲大稔重誨奏其必負朝廷疑
有舛誤歐陽史仍是書之舊

安彥威傳彥威入司禁衛遙領鎮州節度使 案歐陽
史作遷捧聖指揮使領寧國軍指揮使

李周傳 案是書莊宗紀作李周明宗紀作李敬周蓋
本名敬周入晉後避諱去敬字是書雜采諸書未及
改歸畫一通鑑與是書同

張從訓傳爲少帝娶從訓長女爲妃 案宋史張從恩

傳晉祖鎮河東爲少帝娶從恩女今攷五代會要及
是書本紀俱作從訓疑宋史係傳聞之訛

舊五代史卷九十一攷證

舊五代史卷九十二

宋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薛居正等撰

列傳第七

晉書十八

姚顗字伯真京兆萬年人曾祖希齊湖州司功參軍祖
宏慶蘇州刺史父荆國子祭酒顗少憇敦厚靡事容貌
任其自然流輩未之重唯兵部侍郎司空圖深器之以
女妻焉顗性仁恕多爲僕妾所欺心雖察之而不能面
折終身無喜怒不知錢百之爲陌黍百之爲銖凡家人
市貨百物入增其倍出減其半不詢其由無擔石之儲
心不隕穫唐末隨計入洛出游嵩山有白衣大夫拜于

路側請爲童僕顓辭不納乃曰鬼神享于德君子孚于信余則鬼也將以託賢者之德通化工之信幸無辭焉昔余掌事陰府承命攝人之魂氣名氏同而其人非且富有壽算復而歸之則筋骸已敗由是獲譴使不得爲陽生公中夏之相輔也今爲謁中天之祠若以某姓名求之神必許諾顓因爲之虔禱而還白衣迎于山下曰余免其苦矣拜謝而退顓次年擢進士第梁貞明中歷校書郎登封令右補闕禮部員外郎召入翰林累遷至中書舍人唐莊宗平梁以例貶復州司馬歲餘牽復授左散騎常侍歷兵吏部侍郎尙書左丞唐末帝卽位講

求輔相乃書朝中清望官十餘人姓名置于瓶中清夜
焚香而挾之既而得盧文紀與顓遂拜中書侍郎平章
事制前一日嵩山白衣來謁謂顓曰公明日爲相其言
無差冥數固先定矣案歐陽史本傳云顓爲人仁恕不
知錢陌銖兩之數御家無法在相
位離離無所爲唐制吏部分爲三銓尙書一人曰尙書
銓侍郎二人曰中銓東銓每歲集以孟冬三旬而選盡
季春之月天成中馮道爲相建言天下未一選人歲終
數百而吏部三銓分注雖曰故事其實徒煩而無益始
詔分銓合而爲一而尙書侍郎共行選事至顓與盧文
紀爲相復奏分銓爲三而循資長定舊格歲久多舛因
增損之遷人多不便之往往邀遮宰相喧訴
不遜顓等無如之何廢帝爲下詔書禁止

高祖登極

罷相爲刑部尙書俄遷戶部尙書天福五年冬卒年七
十五贈左僕射子惟和嗣顓疎于財而御家無術旣死

歛葬之資不備家人俟賻物及鬻第方能舉喪而去士

大夫愛其廉而笑其拙

永樂大典卷五千三百八十三

呂琦字輝山幽州安次人也祖壽瀛州景城主簿父充

滄州節度判官累至檢校右庶子

永樂大典卷一萬七百六十五劉守

光攻陷滄州琦父充被擒族之琦時年十五爲吏追攝

將就戮焉有趙王者幽薊之義士也久游于充之門下

見琦臨危乃給謂監者曰此子某之同氣也幸無濫焉

監者信之卽引之俱去行一舍琦困于徒步以足病告

玉負之而行逾數百里因變姓名乞食于路乃免其禍

永樂大典卷一萬四千五百八十一

年弱冠以家門遇禍邈無所依乃勵

志勤學多游于汾晉

永樂大典卷三千八百七十一

唐天祐中莊宗方

開霸府翹伉賢士墨制授琦代州軍事判官秩滿歸太

原監軍使張承業重琦器量禮遇尤厚天成初拜琦殿

中侍御史遷駕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會河陽帑

吏竊財事發詔軍巡院鞠之時軍巡使尹訓怙勢納賂

枉直相反俄有訴冤于闕下者詔琦按之既驗其姦乃

上言請治尹訓沮而不行琦連奏不已訓知其不免自

殺于家其獄遂明蒙活者甚眾自是朝廷多琦之公直

永樂大典卷二萬五百二十八

高祖建義于太原唐末帝幸懷州趙德

鈞駐軍于圍栢谷末帝以琦嘗在德鈞幕下因令賚都

統使官告以賜之且犒其軍焉及觀軍于北陲館于忻
州會晉祖降下晉安寨遣使告于近郡琦適遇其使卽
斬之以聞尋率郡兵千人間道而歸高祖入洛亦弗之
責止改授秘書監而已天福中預修唐書權掌選部皆
有能名焉累遷禮部刑部戶部兵部侍郎階至金紫光
祿大夫爵至開國子琦美丰儀有器槩雖以剛直聞于
時而內實仁恕初高祖謀求輔相時宰臣李崧力薦琦
于高祖云可大用高祖數召琦于便殿言及當世事甚
奇之方將倚以爲相忽遇疾而逝人皆惜之

永樂大典
卷一萬七

梁文矩字德儀鄆州人父景秘書少監梁福王友璋好接賓客文矩少遊其門初試太子校書轉秘書郎友璋領鄆州奏爲項城令及移鎮徐方辟爲從事友璋卒改兗州觀察判官時莊宗遣明宗襲據鄆州文矩以父母在鄆一旦隔越不知存亡爲子之情戀望如灼遂間路歸鄆尋謁莊宗莊宗喜之授天平軍節度掌書記在明宗幕下明宗歷汴恆二鎮皆隨府遷職天成初授右諫議大夫知宣武軍軍州事歷御史中丞吏部侍郎禮部尙書西都副留守判京兆府事繼改兵部尙書文矩以嘗事霸府每懷公輔之望時高祖自外鎮入覲嘗薦于

明宗曰梁文矩早事陛下甚有勤勞未升相輔外論嫌之明宗曰久忘此人吾之過也尋有旨降命會丁外憂而止清泰初拜太常卿高祖卽位授吏部尙書改太子少師文矩喜清靜之教聚道書數千卷企慕赤松留侯之事而尤盡其善後因風痺上章請退以太子太保致仕居洛陽久之天福八年以疾卒時年五十九贈太子太傅

永樂大典卷六千六百十四

史圭常山人也其先與王武俊來于塞外因家石邑高祖曾歷鎮陽牙校父鈞假安平九門令圭好學工詩長于吏道唐光化中歷阜城饒陽尉改房子寧晉元氏樂

壽博陸五邑令爲寧晉日擅給驛廩以貸饑民民甚感之及爲樂壽令里人爲之立碑同光中任圍爲真定尹擢爲本府司錄不應命郭崇韜領其地辟爲從事及明宗代崇韜以舊職縻之明宗卽位入爲文昌正郎安重誨薦爲河南少尹判府事尋命爲樞密院直學士時圭以受知于重誨重誨奏令圭與同列閭至俱昇殿侍立以備顧問明宗可之尋自左諫議大夫拜尙書右丞有入相之望圭敏于吏事重誨本不知書爲事剛愎每于明宗前可否重務圭恬然終日不能剖正其事長興中重誨旣誅圭出爲貝州刺史未幾罷免退歸常山由是

閉門杜絕人事雖親戚故人造者不見其面每游別墅則乘婦人羶車以自蔽匿人莫知其心高祖登極徵爲刑部侍郎判鹽鐵副使皆宰臣馮道之奏請也始圭在明宗時爲右丞權判銓事道在中書嘗以堂判衡銓司所注官圭怒力爭之道亦微有不足之色至是圭首爲道所舉方愧其度量遠不及也旋改吏部侍郎分知銓事而圭素勵廉守節大著公平之譽圭前爲河南少尹日有嵩山術士遺圭石藥如斗謂圭曰服之可以延壽然不可中輟輟則疾作矣圭後服之神爽力健深寶惜焉清泰末圭在常山遇秘瓊之亂時貯于衣笥爲賊所

劫不復得天福中疾生胸臆之間常如火灼圭知不濟
求歸鄉里詔許之及涉河竟爲藥氣所蒸卒于路歸葬
石邑時年六十八

永樂大典卷一
萬一百八十三

裴皞字司東原出中眷裴氏世居河東爲望族皞容止
端秀性卞急剛直而無隱少而好學苦心文藝雖遭亂
離手不釋卷唐光化三年擢進士第釋褐授校書郎

案

下有天福初起爲工部尙書復告老以右僕射致仕皞

闕文

累知貢舉稱得士宰相馬裔孫桑維翰皆其所取進士
也後裔孫知貢舉率新進士謁皞皞喜爲詩曰詞塲最
重是持衡天遺愚夫受盛名三主禮闈年八十門生門

下見門生當世榮之桑維翰嘗私見皞皞不爲迎送人

之皞曰我見桑公于中書庶人以爲允卒年八十五贈

寮也今見我于私第門生也

永樂大典卷五千三百五

吳承範字表微魏州人也父瓊右金吾衛將軍累贈太子少保承範少好學善屬文唐閔帝之鎮鄴都也聞其才名署爲賓職承範懇求隨計閔帝許之長興三年擢進士第及閔帝卽位授左拾遺清泰二年以本官充史館修撰與張昭等共修明宗實錄轉右補闕依前充職高祖革命遷尙書屯田員外郎知制誥天福三年改樞密院直學士未幾自祠部郎中制誥召充翰林學士正

拜中書舍人賜金紫少帝嗣位遷禮部侍郎知貢舉尋
遘疾而卒年四十二贈工部尚書承範溫厚寡言善希
人旨桑維翰李崧尤重之嘗薦于高祖云可大用承範
知之持重自養雖遇盛夏而猶服襦袴加之以純綿蓋
慮有寒濕之患也然竟不獲其志其命也

永樂大典卷
三千三百二

十一

盧導字熙化其先范陽人也祖伯卿唐殿中侍御史父
如晦國子監丞贈戶部侍郎導少而儒雅美詞翰善談
論唐天祐初登進士第釋褐除校書郎由均州鄖鄉縣
令入爲監察御史三遷職方員外郎充史館修撰改河

南縣令禮部郎中賜紫轉右司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以病免閒居于漢上久之天成中以本官徵還拜右諫議大夫長興末爲中書舍人權知貢舉明年春潞王自鳳翔擁大軍赴闕唐閔帝奔于衛州宰相馮道李愚集百官于天宮寺將出迎潞王時軍眾離潰人情奔駭百官移時未有至者導與舍人張昭先至馮道請導草勸進牋導曰潞王入朝郊迎可也若勸進之事安可造次且潞王與主上皆太后之子或廢或立當從教令安得不稟策母后率爾而行馮道曰凡事要務實勸進其可已乎導曰今主上蒙塵在外遽以大位勸人若潞王守

道以忠義見責未審何詞以對不如率羣臣詣宮門取
太后進止卽去就善矣道未及對會京城巡檢安從進
報曰潞王至矣安得百寮無班卽紛然而去是日潞王
未至馮道等止于上陽門外又令導草勸進牋導執之
如初李愚曰舍人之言是也吾輩信罪人矣導之守正
也如是晉天福中由禮部侍郎遷尙書右丞判吏部尙
書銓事秩滿拜吏部侍郎六年秋卒于東京時年七十
六

永樂大典卷二
千二百十二

鄭韜光字龍符洛河清人也曾祖綱爲唐宰相祖祇

德國子監祭酒

新唐書宰相世系表祇德兵部尙書

贈太傅父顥河南尹

贈太師其先世居滎陽自隋唐三百餘年公卿輔相蟬
聯一門韜光唐宣宗之外孫萬壽公主之所出也生三
日賜一子出身銀章朱紱及長美容止神爽氣澈不妄
喜怒秉執名節爲甲族所稱自京兆府參軍歷秘書郎
集賢校理太常博士虞部比部員外郎司門戶部郎中
河南京兆少尹太常少卿諫議大夫給事中梁貞明中
懇求休退上表漏名責授寧州司馬莊宗平梁遷工禮
刑部侍郎天成長興中歷尙書左丞國初以戶部尙書
致仕自襁褓迨于懸車凡事十一君越七十載所仕無
官謗無私過三持使節不辱君命士無賢不肖皆恭已

接納晚年背偃時人咸曰鄭偃不迂平生交友之中無
怨隙親族之間無愛憎恬和自如性尙平簡及致仕歸
洛甚愜終焉之志天福五年秋寢疾而卒年八十贈右

僕射

永樂大典卷一萬
八千八百八十一

王權字秀山太原人積世衣冠曾祖起官至左僕射山
南西道節度使冊贈太尉謚曰文懿唐史有傳祖龜浙
東觀察使父堯右司員外郎權舉進士解褐授秘書省
校書郎集賢校理歷左拾遺右補闕梁祖革命御史司
憲崔沂表爲侍御史遷兼職方員外郎知雜事歲餘召
入翰林爲學士在院加戶部郎中知制誥歷左諫議大

夫給事中充集賢殿學士判院事俄拜御史中丞唐莊宗平梁以例出爲隨州司馬會赦量移許州月餘入爲右庶子遷戶兵吏三侍郎尙書左丞禮部尙書判銓清泰中權知貢舉改戶部尙書華資美級罕不由之高祖登極轉兵部尙書天福中命權使于契丹權以前世累爲將相未嘗有奉使而稱陪臣者謂人曰我雖不才年今耄矣豈能遠使于契丹乎違詔得罪亦所甘心由是停任先是宰相馮道使于契丹纔回權亦自鳳翔冊禮使回故責詞略曰若以道路迢遙卽鸞閣之台臣亦往若以筋骸衰減卽鳳翔之冊使纔回旣黷憲章須從殿

黜云其實權不欲臣事契丹故堅辭之非避事以違命也踰歲授太子少傅致仕六年秋以疾卒年七十八贈

左僕射

永樂大典卷六千八百五十一

韓惲字子重太原晉陽人曾祖俊唐龍武大將軍祖士則石州司馬父遼代州刺史惲世仕太原昆仲爲軍職惟惲親狎儒士好爲歌詩聚書數千卷乾寧中後唐莊宗納其妹爲妃初爲嫡室故莊宗深禮其家而惲以文學署交城文水令入爲太原少尹莊宗平定趙魏爲魏州支使莊宗卽位授右散騎常侍從駕至洛陽轉尙書戶部侍郎天成初改秘書監俄而馮道爲丞相與惲有

同幕之舊以惲性謹厚尤左右之尋遷禮部尙書丁內憂服闕授戶部尙書明宗晏駕馮道爲山陵使引惲爲副使清泰初以充奉之勞授檢校尙書右僕射絳州刺史踰年入爲太子賓客高祖登極以惲先朝懿戚深加禮遇除授貝州刺史時范延光有跋扈之狀惲懼其見逼遲留不敢赴任高祖不悅復授太子賓客尋改兵部尙書天福七年夏車駕在鄴惲病脚氣卒于龍興寺時年六十餘

永樂大典卷三千六百七十五

李懌京兆人也祖褒唐黔南觀察使父昭戶部尙書懌幼而能文進士擢第解褐爲校書郎集賢校理清河尉

入梁歷監察御史右補闕殿中侍御史起居舍人禮部
員外郎知制誥換都官郎中賜緋召入翰林爲學士正
拜舍人賜金紫仍舊內職莊宗平汴洛賁授懷州司馬
遇赦量移孟州入爲衛尉少卿天成初復拜中書舍人
充翰林學士在職轉戶部侍郎右丞充承旨時常侍張
文寶知貢舉中書奏落進士數人仍請詔翰林學士院
作一詩一賦下禮部爲舉人格樣學士竇夢徵張礪輩
撰格詩格賦各一送中書宰相未以爲允夢徵等請懌
爲之懌笑而答曰李懌識字有數頃歲因人偶得及第
敢與後生髦俊爲之標格假令今却稱進士就春官求

試落第必矣格賦格詩不敢應詔君子多其識大體天
福中自工部尙書轉太常卿歷禮部刑部二尙書以多
病留司于洛下不交人事開運末遇契丹入洛家事罄
空尋以疾卒年七十餘

永樂大典卷一
萬三百九十

舊五代史卷九十二終

舊五代史卷九十二攷證

晉列傳七姚顗傳惟兵部侍郎司空圖深器之 案歐陽史作中條山處士司空圖一見奇之據新唐書卓行傳司空圖爲戶部侍郎以疾歸昭宗在華召爲兵部侍郎辭不赴是圖非處士也

呂琦傳琦年十五 案厚德錄作琦年十四

有趙王者 趙玉厚德錄作李玉

尋率郡兵千人間道而歸 案通鑑作帥州兵趣鎮州

史圭傳卒于路 案歐陽史作卒于常山

盧導傳祖伯卿 案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卿太原少尹

伯初之子也疑原本行伯字

父如晦 如晦新唐書世系表作知晦

郊迎可也 郊迎通鑑作班迎

是日潞王未至馮道等止于上陽門外又令導草勸進
賤 案歐陽史作潞王止于上陽門外道又促導草
賤與是書異通鑑作潞王未至三相息于上陽門外
與是書同

鄭韜光傳父顥 案新唐書世系表顥字養正疑顥字
是頤字之訛

王權傳先是宰相馮道使于契丹纔回權亦自鳳翔冊

禮使回 案通鑑攷異引周世宗實錄馮道傳云契
丹遣使加徽號于晉祖晉亦獻徽號于契丹始命兵
部尙書王權銜其命權辭以老病晉祖謂馮道曰此
行非卿不可道無難色據此傳馮道自契丹使回始
命王權奉使道亦未嘗再使契丹也與周實錄異

舊五代史卷九十二攷證